

政治小說

每本銅元二十枚

安福演義

天津新民意報社出版

# 序

人羣裏不怕出虎狼 可怕出妖精 因為虎狼雖是吃人的野獸 究竟他們沒有超人的知識 人若是想出法子來 總可以把他們撲滅了

111541 妖精這種東西 既能惑人 又能害人 隱顯無常 知識是超乎人類以上的 對待妖精的方法 就稍為難一點兒了 但是人類不能因為不好對待 就不想法子 偷或畏難苟安 當知妖精同人類立在反對的地位 你若姑息 他是毫不客氣 不把人羣攪亂了 他必不能死心 王揖唐同徐樹錚這兩個人 才具都是很高的 不過天生的缺乏良知 作出事來 總以攪亂人羣為目的 他們的殘忍凶橫 較比虎狼還加倍 惑人的方法 又不減於妖精 他們暫時雖叫直奉軍給壓下去 將來難免死灰復燃 近讀安福演義的小說 詳載他們與妖作怪的事實 介紹給社會裏 叫他們妖形難隱 這真是降妖的妙法 除病的仙方 作書的人 向我要一篇序文 我的思想簡陋 作不出什麼好文章來 現在就奉安福首領王徐兩人為妖精 恭上安福演義

序

二

小說的徽號爲照妖鏡 不知作者以爲然否 不知閱者以爲然否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一日 憂天識

政治小說  
安福演義

引子

(軸子)

咳 現在不是民國九年嗎 這九年中 那年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就按今年而論 直隸一帶 自春到秋 并沒下一場透雨 於是旱災成象 真個是赤地千里 寸草不收了 俗語說得好 樹挪死 人挪活 那些被災的人民 既然乾看著田地挨餓 必定要往別處求生活的 於是逃荒向天津來的災民 携男抱女 絡繹不絕 論起天津這地方 亦是沒下透雨 只因是通商大埠 商賈輻輳 所以無論怎樣荒旱 亦較比別處專仗著田地生活的 强的多啦 可是天津這幾年來 街面亦有點停滯 這一來又添了幾萬災民 亦覺得難以支持了 所以天津有一般頑固老先生 因為這九年中的現象如此 要找這幾個理由找不著 於是就把這個罪歸在共和了 看官您看這等人多們糊塗 多們可惡呢 然而這等人糊塗則有之 然尚不至可惡 怎麼

安福演義

一



呢 大概這等人 舊書讀的本不多 又把書讀死了 更沒讀過新書 所以既無真確識見 又無世界眼光 可是又留心世道 遇事不肯閉口無言 因而言一出口 就是陳腐不堪的 惟此種人心術尚無偏 如有人給他詳細把痴迷打破 絕不是不能醒悟的 不過老痴二字 足以當之了 哈 看官 既知老痴足以代表這等頑固的人 亦知道這老痴實有其人嗎 這老痴在我天津 既然名位不尊 亦可不必說他的姓名 原來在城裏居住 民國元年 因厭煩城市繁華 移到城西水西莊 這水西莊臨河築有長堤 堤上樹木成林 每到夏秋時 有老人擺茶攤在堤上 附近居民 多來此休息 老痴更刻不相離 鄉人佩服老痴學問的 亦全坐在茶攤旁領教 有一天 老痴跟衆人正坐着談話 忽見許多災民扶老携幼 紛紛的向天津城那邊去 老痴嘆口氣道 民國這九年中 那年是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俗語說 皇上無福民遭難 何況現在沒有皇上呢 民怎樣會得好呢 話沒說完 一些隨聲附和的 亦咳聲嘆氣的了不得 這時在旁氣壞了

一位別號求新居士的 却說這位求新居士 本是天津一位最愛國的志士 五四運動 這居士幫助學生的力量很多 家本落城 這日因爲調查災民情狀 心想災民多從津西逃來 於是一出門就順步西行 走到水西莊堤上 見兩旁垂柳成衙 風景甚佳 因亦在茶攤上稍一休息 就飽飽的聽見這老痴的語言 當時這位居士 等候衆人咳嗽歎氣的完畢 就向老痴略加駁辨 衆人就不禁不由兒的大吃一驚 老痴亦怒色相向 原來衆人素日全拿着老痴當聖人 老痴因亦有點自居 今經這番打擊 豈有忍受的理呢 那知道 浮詞不能奪至理 老痴無論如何強辯 終是空談 及到居士詳細解釋共和之原理 並陳述各國所享共和的幸福 真乃是言言金玉 字字珠璣 老痴聽到中肯的中間 亦要學頑石點頭 衆人因亦助他鼓掌 不多時老痴言道 您所說的共和原理 鄙人聽見 很覺得茅塞頓開 可是我國共和至今業已九年 幸福在那裏呢 別是外國人有享受這種幸福的資格 我國人無福享受 反到折的天怒人怨吧 不然是甚麼緣

## 安福演義

### 四

故呢 居士見這老兒可致 因接着說道 論起人格 無論中外國的人 全都是上帝所生 那有些須厚薄呢 我國的共和 已經九年的罪過 是因爲共和有名無實 纔到這種地步啦 說到這裏 老痴插嘴道 誰弄的共和有名無實呢 居士道 這話說來很長 就拿這最近的事說吧 想不到我國出了一般奸黨 偷竊政柄 總名爲安福部 權勢弄的十分浩大 對內就殘害同胞 對外就認仇爲父 民人若有說一個不字的 他們就把這人置之死地 先生不知道去年那些學生的運動嗎 就是跟他們反對 那知竟被他們壓制的 不能喘氣了 老痴未待說完 就拍案大叫道 喝 奸黨這般的胡鬧 難道我國中就沒有一個英雄豪傑 把這羣奸黨打平了嗎 叫罷 直氣得面無人色 比方纔初聽見居士駁辨的時候 怒氣更加百倍了 居士一面安慰一面說道 先生不要著急 如今出了一位吳佩孚將軍 已經將這種奸黨 趕的有影無蹤了 現時正提倡國民大會 叫我們國民

人人全能參預國政 臟官汚吏的一切弊病 不久就要剷除啦 這不是共和幸福將要來到嗎 只要真共和發現啦 這些水旱偏災 還有甚麼辦不了的事嗎 老痴乃轉怒爲喜道 這亦是天不滅我們哪 但是安福的黨羽很多 恐怕還有死灰復燃的那一天 依吾愚見 不如把這般人的歷史 多方宣布 叫人人都知道這般人像毒蛇猛獸 不敢相近 庶乎不致於再有活動的地步啦 居士道 先生的主意實在對我的心思 學生我當安福初起的時候 就留心調查他們的真象 凡有聞見 就拿紙筆抄寫 如有前後不同 便要細查修改 日久積成安福演義一書 隨身佩帶 爲的是可以隨聽隨添 雖不敢說完全 然而已得十之七八了 將來送到一個最有價值的報館 按日登出來 豈不好嗎 說罷 把書本掏出遞給老痴看看 老痴大喜 力邀居士到他家中 居士只得應允 因辭別茶攤上的衆人 跟老痴下堤而走 二人來到書房 分賓主坐定 老痴就把書本翻開一看 因爲這本書太厚 只把各章的小題目看了一遍 忽然把桌子一拍

## 安福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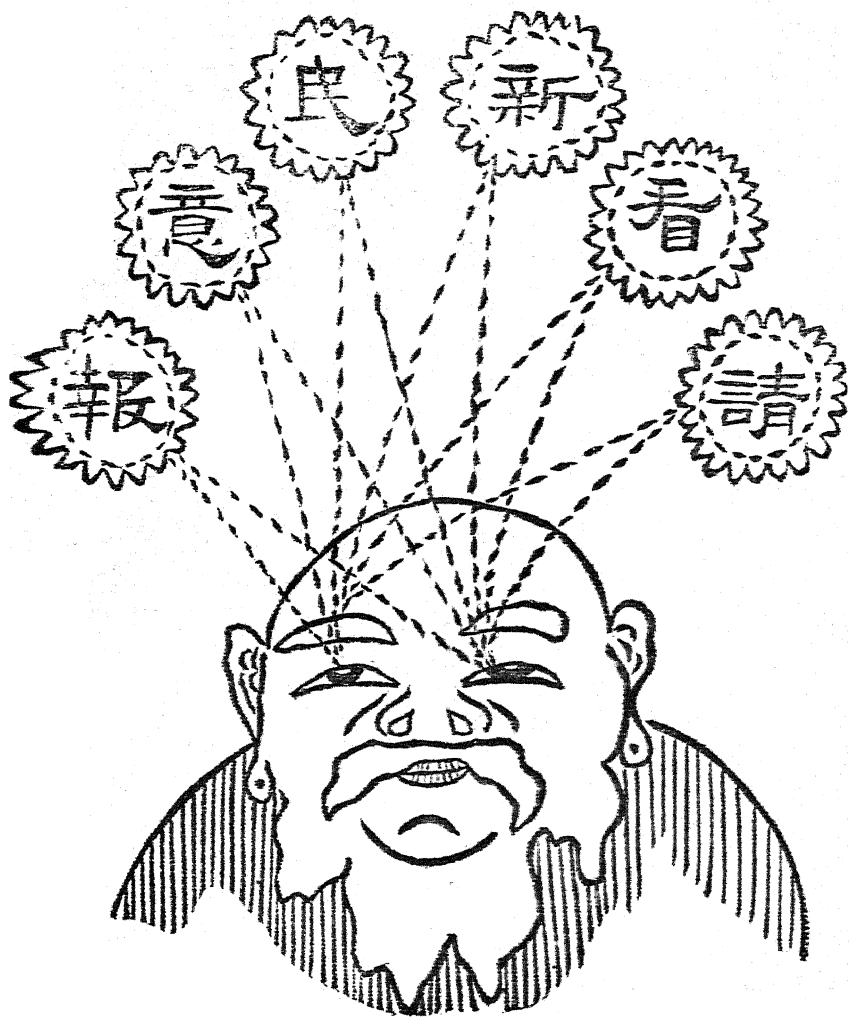
## 六

說道 安福部這樣的可惡 那可不行 現在他們雖然失敗 可是人還一個兒沒死 就請閣下將這本書 趕快送到沒有黨派的報館 登在報上 喚醒全國人民 將安福部的餘孽 剷除淨盡 我們自然就

得着真正的幸福了

安福演義目錄

- 第一回 段祺瑞賞識徐樹錚 王揖唐組織安福部  
第二回 施妙計黨員廣吸收 用金錢選舉大包辦  
第三回 舉總統兩院組大會 攬政權羣妖分要職  
第四回 豬仔議員分潤津貼 虎威副座空現曇花  
第五回 梁鴻志獻計賣烟土 徐樹錚借債喪利權  
第六回 壟斷交通把持內閣 摧殘教育蹂躪民權  
第七回 假參戰名老段借款 立邊防處小徐奪功  
第八回 王揖唐議和徒受辱 王郅隆賣米大發財  
第九回 曹仲珊電劾徐樹錚 張作霖規勸段祺瑞  
第十回 奉直軍推倒安福部 日使館收容賣國賊



第一回

段祺瑞賞識徐樹錚 王揖唐組織安福部

話說當張勳復辟的時候 段祺瑞得信最早 心中暗自忖量道 我若是從此隱了 不問世事 是決不甘心的 幫助張勳 又不合我的志願 反對張勳 又恐怕沒有人來助我 左思右想 實在沒有善法 正在這爲難的時候 徐樹錚（人稱小徐）來見 段祺瑞就快叫僕人把他請進來 說道 你來的正巧 我這正想要探聽探聽各方面的消息 徐樹錚答道 各處大概全是觀望 老師何不首先號召軍人 討伐他們 況且這正是老師立功的時候 老師若不趕快首先發表 等別人先發表了 老師不就落在人後了嗎 段說好好 你所見的甚是 二人又談些無關重要的閒話 小徐就告辭走了 小徐爲什麼說了這一段話呢 原來他與張勳素來不合 因爲他是徐州人 當張勳爲蚌埠大帥的時候 他屢次求見張勳 全被張勳拒絕了 他又託人情寫了幾封信 在張勳面前給他說情 張勳亦沒理會 小徐就惱恨在心

安福演義



永遠不忘 今番來勸段氏 反對復辟 實在是反對張勳 藉此報復 他走後 段祺瑞就暗暗收拾行裝 到馬廠鼓動軍隊 宣布興師 反對復辟 擁護共和 非打倒張勳不可 張勳勢孤 各處又不援救 一戰就敗了 清室亦退了位 張勳逃到荷蘭使館 段祺瑞進了北京 各官僚全來給他賀喜 稱他是再造共和的偉人 他亦覺着這次共和 是他親手造的 共和兩個字怎麼講 他全沒想 就以爲這國家如同是他的私產一樣了 可是他從此更佩服小徐的識見 是不錯的 小徐有甚麼建議 他必聽從 後來到馮國璋爲總統的時候 段爲總理 兩人的意見 時常的不同 段又不高興了 每天氣憤憤的 不願意說話 臉上亦沒有笑容 如同死了爹娘一樣 小徐從旁觀測 知道他的心思 就向他說道 老師近來 不甚快樂 莫不是因爲諸事不順手嗎 如果因爲這個 樹鐸自有辦法 段祺瑞不駁亦不答 小徐心中暗喜道 我的話說對了 他嘴裏雖不答話 心中總數佩服我 小徐辭別了段氏 回到家裏 赶快派人去請王揖唐 這

個王揖唐 原名是王賡 本是幫着袁世凱解散舊國會 組織進步黨  
又保着袁世凱作皇上的一個大壞小子 小徐一請他 不過幾個鐘  
頭 他就來見小徐 兩人見了面 亦不寒暄 小徐面帶笑容 就問  
王道 你願意升官發財嗎 咱們的好機會到了 說罷 兩人坐下  
王揖唐乍聽這兩句話 不明白他的意思 小徐又笑着問他 你不明  
白嗎 王略一思想 眼睛轉了兩轉 說 你的意思是選舉總統的事  
嗎 要說別的事 或者我不會辦 要是因為選舉的事 組織一個政  
黨 給老頭兒（小官僚稱呼他們的首領 謂之老頭兒）幫幫忙 我自  
信還有這份能力 小徐大笑道 你真可以 我是佩服你的 可是  
不知道你要怎樣的入手 王亦笑着說 這是容易的事 但是沒有錢不  
成 如果有了錢 甚麼事全朝着我說 小徐說好了 我回頭就辦去  
你聽我的信 准保錢夠用的 說罷 兩人分手 小徐獨自坐在屋  
裏 想了一會兒 就站起來 自言自語道 有了 立刻就給段祺瑞  
打電話 安他的駕 自己又親身訪段 見了段祺瑞 把王揖唐的話

報告了一番 隨又商量用款的事 段說錢少了無濟於事 多了一時那裏湊的出來 小徐說前者復辟黨人曾孝敬老師八十萬 老師雖沒有受 這款可亦沒送回 仍在銀行存着 何不做這個用呢 段說你看着辦吧 轉天 小徐又招王揖唐到家 說錢是有了 現時有八十萬元的現款 將來有大用處的時候 還有別的籌法 決不至於爲難 王大喜道 既是有了錢 就沒有不好辦的事了 小徐就拿起筆來 給某銀行寫了一封信 把這八十萬元 撥到王揖唐名下 隨便取用 這些手續不必多說 却說王揖唐得了款子 回到家去 就招集與他接近的那一羣魚鼈蝦蟹的政客 說明了應立政黨的理由 大家聽罷 全都喜歡贊成 於是就草草的擬了幾條章程 分頭各自運動相識的政客 過了幾天 聯絡成的 有四五十人 王揖唐就報告小徐 商訂了一個日期 這是民國六年八月的時候 到了日期 就在安福胡同梁宅 開成立會 到會的人物甚多 不能一一指出 最要的如小徐王揖唐曾雲沛等等 演說了幾段 修正修正章程 最費研

究的 就是這個政黨的名稱 有說應定名為獨立黨的 有說應定名為皖黨的 有說應定名為新政黨的 議論紛紛 莫衷一是 王揖唐屢看小徐顏色 小徐均搖首不甚謂然 王揖唐摸着大肥頭 閉着兩個小眼睛 想了一想 把眼睛睜開又瞧了瞧小徐說道 政黨的名稱似乎不甚好 雖是我們應該有黨 可是不必露出這個黨字來 用個俱樂部的名稱 大家以為怎樣 衆人沉思不能回答 小徐就應聲說好 光雲錦於是口掀唇動 咳嗽了一聲說道 我到有個意見 我們現在的會址 是在安福胡同 莫若就起名為安福俱樂部 安字亦可作安徽講 說是皖人之福 亦未為不可 究竟我們的黨 不全是安徽人 最好的解釋是大家平安 大家幸福 小徐大笑 說好 王揖唐說好好 於是衆人皆說好好 大家討論完畢 閉了會 時候亦不早了 就在這安福胡同梁宅擺了飯局 招來些個妓女 成了幾夥賭局 直熱鬧了一夜 這纔各自回去休息 要知安福俱樂部後來作了何事 且看下回分解

# 安福演義

六

## 第二回

施妙計黨員廣吸收 用金錢選舉大包辦

自安福俱樂部成立後 安福胡同儼然成一熱鬧市場 晚間燈火輝煌 行人如蟻 往來的車馬 通宵不斷 後來因爲黨員愈增愈多 梁宅的房院 不敷分配 大家一商量 就遷移到太平湖（就是前清醇王的舊邸從前進步黨每月以四百元租的那個地方）可是這俱樂部的名稱 還是安福 因安福胡同是發祥之地 並且這安福兩字 人人都叫熟了 再改亦不容易 故此仍保存這個原名 閒話不提 却說小徐 自從將這個政黨組織完備 心中是非常的喜悅 想着將來國中的大權 不難盡落在他的手 安福黨人 既然越聚越多 其中就難免有個意見不合 小徐恐怕日久起了內亂 不但於進行不力 並且教老頭兒亦看他不能辦事 於是想了一個攏絡的法子 遲個一月二十天的 就在家裏設宴請一回客 既可以給各黨員聯絡感情 並可以按着養狗的法子 喂熟了好教他們看家 有一天是他請客的日子

衆黨員吃完了各自散去。只剩下幾個與小徐接近的人。如王揖唐、曾毓雋、梁鴻志、朱深、光雲錦等。因爲跟小徐有秘密的談話，故此沒走。幾個人是一面喝酒，一面談話。那知道小徐不知不覺的竟喝醉了。遂就醉言醉語的向王揖唐等說道：「咱們大家果然努力進行，將來的總統總理，全是我們的囊中物。現時不過藉着他們號召，一則辦事容易，二則就是有反對的，亦可以拿他們做個擋子。你們諸位想想是這種情形不是？」衆人一齊說道：「不錯不錯。」梁鴻志又說了一句：「即或將來拿總統總理擋不住他們，咱們還可以藉外力。」小徐聽罷，點頭微笑。此時他已醒過酒來，遂說道：「咱們的計劃雖然不錯，無奈就是黨費一節爲難。如果咱們黨費充足，這世間的人，還有不効死命的嗎？」現在的人，別看他們嘴裏說的好聽，只要有錢就得。梁鴻志說：「此話誠然。這麼咱們大家想法子吧。」說罷，亦都各自散去。小徐亦進屋安歇。那知躺在床上，來回直折餅兒，怎麼亦睡不着啦。又因喝的酒多點兒，覺着有些干渴。此時他的姨

太太 因爲他直折餅兒 自己亦沒睡着 就聽小徐叫了一聲 黨費  
你給我倒盃茶吃 他的姨太太一聽 心說怎麼管我叫起黨費來啦  
大觀他的酒還沒醒過來 既叫我倒茶我就給他倒盃茶 及至將茶  
端到小徐的眼前 小徐是接過來就喝 姨太太一看他不像醉樣兒  
遂就向他說道 妾有一事不明 要在床前領教 小徐說 有甚麼話  
你就說吧 深更半夜的 怎麼說話還要上口兒哇 這要是在白天  
大概你還要帶上做派啦 姨太太問道 方才叫我倒茶的時候 你管  
我叫了一聲黨費 是甚麼緣故 小徐一聽 嘆哧一聲亦笑啦 說  
我是因爲帶了點兒酒 又因爲心裏盤算黨費 所以順口兒就叫了你  
一聲黨費 姨太太說 幸虧你叫我一聲黨費 你要叫我一聲驚兒  
我向那裏給你找潘巧雲去 小徐說 別打哈哈啦 我雖然帶酒上床  
可實在不是翠屏山的楊雄 一面說着 將空茶盃遞給姨太太 放  
在桌兒上 二人復又躺下 小徐心裏還是琢磨黨費 忽然想起梁士  
詒很要巴結老段 他既有大財神的名稱 我何不趁機會敲他一下子

主意拿定這才翻身睡去。及至天明醒來，漱口洗臉吃點心。諸事已畢，拿過信紙信封，就給梁士詒寫了一封信，求他幫助黨費。寫畢就派人給他送去。梁士詒接到這封信，心說我正要聯絡老段，苦於無機可乘。如今小徐反來求我，這還不跟老段求我一樣嗎？這點兒本錢我是一定要花的。就是拿出幾百萬去，將來亦不愁攬不回來。何況還可以多撙呢？想罷，就給小徐寫了一封回信，說是可以幫忙。後來又跟小徐接洽了兩次。梁士詒算是給籌了三百萬元的黨費。亦是小徐的賊星發旺。正在這個時候，可巧政府從日本買了一大批軍火。小徐得着信息，心說：我何不藉着這件事，去聯絡奉督張作霖，遂就暗暗的跑到奉天，見了張作霖說道：我聽說政府近日密議有防備東三省之說，故此從日本定了一大批軍火，大約不日即可運到。最好請大帥由半路上把他扣留住了，既可除了自己的心病，並可使東三省的軍械增加。我想政府亦無可如何。張作霖被小徐花言巧語的這麼一說，立刻就火兒啦。把桌子一拍，說道：我對於政



安福演義

十

府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怎麼如今倒要防備起我來了 好哇 咱們就幹吧 我一定把他的軍火扣留 小徐一聽 張作霖已入了他的圈套兒 遂說道 請大帥萬不可聲張此事 我此來本是私自出京特爲給大帥送個密信 此番回去 倘再有甚麼消息 我再來報告 從此張作霖就將小徐認爲心腹 遂命他爲奉軍副司令 節制關內的奉軍 這一來小徐的勢亦有了 錢亦有了 於是在奉軍餉下 私自挪用了一百五十萬元 亦歸入安福俱樂部的經費 從此安福部是錢多人衆 日見發達 又兼小徐頂着個奉軍副司令的頭銜 甚麼事還有不好辦的嗎 此時已離着選舉國會不遠了 這天小徐正在私宅裏 教授姨太太日本話 忽然當差的進來報告說 王揖唐來了 小徐遂就來到客廳 二人見面 略談幾句閒話 王揖唐說道 選舉的事 咱們應當怎樣進行 差不離亦該預備了 小徐說 你看應當怎樣辦法 王揖唐說 如今辦事 用不着別的 就是一個錢字 只要咱們肯花錢 我敢擔負完全責任 這回選舉 準有美滿的結果 小徐說

這是一定的道理 但是咱們亦得有個辦法呀 王揖唐說 咱們的辦法 我看惟有分配部員 各帶現款 到各省去成立分部 既可以運動選舉的事 並可以擴充安福俱樂部的勢力 您看這個辦法如何 小徐說 很好很好 正與我的意見相同 但是我們在各省所立的分部 萬不可露出安福兩字來 以免惹人注意 王揖唐說 有理有理 還是您的心細 我真沒想到這層 小徐說 如此您就跟着去辦吧 王揖唐這才告辭回去 緊跟着就遣兵派將 分赴各省去成立分部 並向大家說明到各省成立分部的主旨 每處先領費一萬元 到省後陸續再撥 於是各省的安福支部 先後成立 所派出去的部員 亦都要各顯其能 好在有的是洋錢 即或人力有個辦不到 洋錢還可以替他說話啦 並且當時與安福部爭選舉的 只有研究系與交通系 其餘各政團 全認定這次選舉爲非法 所以沒有同安福抗衡的 因此安福辦着更覺順手嘍 他們的辦法 是先由各省支部 物色那無恥好利之輩 是連運動帶收買 倘或人民有不受運動的 他們

又可以運動省長 暗中指派幾個人來 密飭各縣知事 教他們選辦 初選已畢 到了複選的時候 安福的人 又在各處設立臨時交易所 所內的銀錢 堆積如山 可就收買起選舉票來了 有四百元一張的 有八百元一張的 亦有一千多元一張的 那些初選當選人的花言巧語 給他個熱火罐兒抱着 所以給錢就賣 議妥了價錢 就將選舉證書交出 立刻兌付現洋 並且到了投票的時候 還不用本人兒操心 安福部就替辦了 安福的辦法雖然如此 皆因地廣人稠 有好辦的地方 就有不好辦的地方 好辦的地方就不用說嘍 那不好辦的地方 您猜怎麼樣 敢情他們更有辦法 亦不問你們誰投的票 更不問你們所投的是誰 頂到你們把票兒投完了 他另給你換一個票箱 或是把箱子弄開換票兒 反正得隨了他們的心願 因為他們有這些千奇百怪不要臉的方法兒 所以頂到揭曉的時候 安福的人果然佔大多數 北京方面既得着這個信息 自然是心滿意足

趕緊就預備幾處招待所 以待歡迎新議員 並將西河沿中西旅館  
的住客 全勒令限日搬出 被安福部包租過來 專預備給新議員居  
住 又恐中西旅館住不開 在城內外各處 又租定許多民房 這次  
的招待費 共花了有三十萬元 至於招待之殷勤 應酬之週到 真  
比妓女伺候嫖客還要高出一等 議員既多是安福部的人 議長還不  
是手裏的事嗎 於是王揖唐等又到小徐處一會議 不用說大家都主  
張是推舉安福部的人 小徐說道 不好不好 衆議院不妨先擱咱們  
一個人 至於參議院 我想先找一個傀儡替代些日子 等到選出總  
統組成內閣以後 再把他擠羅走了 要不然 國會既是咱的人  
將來選出總統亦是咱的人 組成內閣亦是咱的人 恐怕就有人不服  
了 王揖唐說 此話有理有理 但是我們應當把參議院給誰呢 梁  
鴻志在旁說道 有人有人 就是我們當家子就成 姚國楨問道 你  
說的莫非是梁啓超嗎 梁鴻志說 不是不是 我說的是那位大財神  
梁士詒 他給咱們既籌過許多的經費 並且又是交通系的人 咱們

何不作這個順水推舟的人情呢 眾人尙未答言 小徐說道 好 就憑你這個主意 真可稱得起是安福部的小諸葛 就請衆位如此去辦吧 衆議院請揖唐担任就行啦 此議既決 遂公推梁士詒爲參議院的院長 王揖唐爲衆議院的院長 又因蒙古 西藏 青海等處 沒有議員 那知王揖唐硬找了些安徽人來充數 從此這個非法國會 就算成立了 要知以後如何選舉總統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舉總統兩院組大會 攬政權羣妖分要職

却說安福所組織的非法國會既已成立 緊跟着就商議選舉總統的辦法 原定民國七年九月四日選舉 安福部的計畫 是打算舉段祺瑞爲總統 小徐或王揖唐組織內閣 因爲日期已不遠了 遂就遣派部員 到各方面去運動 那知不但各省的督軍省長多不贊成 就連參議院長梁士詒 因爲自己是交通系的人 又兼本系的人監督甚嚴 所以亦不敢贊成 因此老段登臺的希望 算是不能達到了 小徐得

了這種報告之後 未免垂頭喪氣 遂將本部各要人找來會議 及至衆人來齊 小徐就說道 咱們選舉總統的計畫 如今算是完全失敗 這件事既沒辦到 未免有些對不起老頭兒 梁鴻志說 這件事可與別的事不同 並不是咱不能辦 各方面雖不贊成 咱們亦可以照舊舉出來 不過是舉完了一定要搗一番大亂 這麼一來 咱們以後的事情 可就不容易進行了 如今我倒有一個法子 參議院既有一個傀儡的院長 亦未嘗不可以再舉一個傀儡總統 但是可得想一個沒有兵權的人 既是咱們把他舉出來的 他就得服從咱們的命令 老頭兒的總理不動 實權不是還在咱們手裏嗎 小徐說道 不錯不錯 咱們惟有按着這個辦法去作 不過這個人的問題 可得詳慎研究 於是大家你一言 我一語 想了這個不行 想了那個亦不行 最終還是小徐提出一個人來 說 我亦想起我的一個當家子來 諸位猜是誰 李思浩說 大概是徐世昌吧 小徐說 不錯就是他 你看怎麼樣 李思浩說 好是很好啦 不過他既是前清的忠臣 又給

袁皇帝當過國務卿 恐怕人民方面不承認他吧 小徐哈哈大笑說 怎麼你還顧慮人民哪 咱們中國的國民性你還不知道嗎 外國人進來就掛洋旗 推倒前清就掛五色旗 袁世凱作皇帝就掛龍旗 這不都是咱們中國國民的大好成績嗎 梁鴻志說道 此話實在對的很 咱們中國不但國民不夠程度 就是各省的督軍省長 夠程度的亦很少 但是他們越不夠程度 我看徐世昌越容易通過 怎麼呢 皆因他們腦子裏 全知道徐世昌是真正老官僚 並且又有三朝元老的資格 大概不贊成的很少 各督軍省長既然通過 不但咱們諸事順手 並且藉此還可以籠絡武人 至於人民一方面 萬不可拿他們當回事 倘或一拿他們當人 或是給他們點兒好氣兒 他們是得寸進尺 頂到他們一有了覺悟 咱們可就辦不了啦 據我看 若舉徐東海爲總統 實爲無上的妙策 不知諸位的意見怎麼樣 王揖唐說 我是贊成的 於是衆人亦同聲贊成 這個私議既決 小徐就去報告老段 老段亦點頭認可 小徐這才又回來授意衆人運動的方法 就向

大家說道：咱們所議的辦法，我已回明了老頭兒。老頭子已認可了。咱們可就得趕緊去辦。至於這回的運動法，我看倒不甚費事。就是運動運動，咱們本部非安福系的議員就行啦。老徐一方面，我想不必咱們替他運動，皆因他很希望坐一回總統。只要向他那邊一吹風兒，就說咱們要舉他爲總統，他準感激咱們。至於各省督軍省長，他自己就運動去了。諸位想想這個辦法怎麼樣？衆人一聽，全都贊成。於是就照計行事。那知徐東海一聽這個消息，果然喜出望外。趕緊派人到各處去運動，並且他反派人來運動國會，一定舉他。小徐一聽，心說他果然入了我的圈套兒。我何不給他一個趁風使船，遂向來人說：我亦很贊成東海登臺，但是其中有個最難的題目，就是本黨經費尙沒有着落。這筆運動費可就更無所出了。我們現在打算以高徐順濟鐵路，借一筆外債，作爲此次的運動費。及本黨各項費用。雖跟日本接洽已有頭緒，就是恐怕將來沒人承認，故此沒敢定規。東海倘能於登臺後承認此事，我敢擔任這個總統不能歸了別



人來人聽罷此話 允爲回去商議 簡斷截說 往返接洽了幾次 這水買賣就算講妥了 小徐一面與日本訂立高徐順濟借款的草約 一面教參衆兩院合組一個總統選舉會 籌備選舉的一切事情 到了選舉的這天 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因爲病了來信辭主席職 遂就推了衆議院議長王揖唐代理 這天宣武門大街一帶 軍警林立 警察廳又通知各商家 都懸掛國旗 衆議院門口 扎着大彩子 彩子上鑲嵌着黃色的五個大字 總統選舉會 實在是十分的熱鬧 十分的威風 這天上午八點時候 議員就陸續報到 參觀的人 亦全佔滿了座位 小徐亦乘着汽車到場旁觀 安福部特派議員李慶芳 專管稽查不出席的議員 又預備了十輛汽車 專爲各招待員到處敦請勸駕 到十鐘的時候 振鈴入座 檢點到場的議員 共有三百零三人 還不夠法定的人數 至十點二十二分 到的已有四百十九人 由主席王揖唐抽籤 抽出十六個人來 參衆兩院 各佔八人 叫他們作檢票員 到了投票的時候 參觀的人 照例退出議場 議場的門就

鎖上了 斷絕了內外的交通 到十二點十五分 議場的門又開了 因爲票已經投完 參觀的人又重新入席 檢票員察點票數 得四百三十六票 與投票的人數相符 就按票唱名 徐世昌得了四百二十五票 唱完了 主席報告徐世昌所得的票數 超過出席人數四分之三 依法當選爲大總統 全場鼓掌 徐樹錚在參觀席上 亦喜歡的不得了 這個徐大總統 就算是平平安安的生下來了 安福部既有了當傀儡的總統 又有作護符的總理兼督辦 那個勢力還小的了嗎 日本人一看 安福部業已成勢 並且看着這羣妖孽 既有禍國的程度 又有賣國的資格 於是就竭力的跟安福部親近 安福的人藉着他來親近 就任意的跟他借債 日人是藉着安福借債 就任意的要求 安福這邊兒 是只要你借給我錢 要甚麼就給甚麼 因此外債越借越多 部中的經費自然也充足 但是國土國權 暗含着可不知送出多少去了 這天小徐又去找老段 說道 現在咱們這個安福部 作的總算有些成績了 但是咱們既有了勢力 可就難免有招

忌的地方 依我看 咱們還得趕緊擴張勢力 倘一遲延 恐怕可就  
要生枝節了 老段說 你所見的極是 我現在也正顧慮這一層 倘  
或一恢復舊國會 或是解散新國會 那不就糟啦嗎 咱們最好擴充  
勢力到各省 即或此次國會存立不住 亦可爲下次選舉的預備 好  
在咱們部裏有的是錢 你看着怎麼辦對 就怎麼辦去吧 小徐說  
至於新國會解散這件事 可以不必顧慮 因爲總統是由新國會選出  
來的 有人要解散新國會 總統就先不能贊成 那又何必顧慮他  
總而言之 咱們最要緊的兩個宗旨 一個是壓制人民 一個是挾制  
督軍 所以我極願意在各省安置省長 在內部規定閣員 如此就可  
以內外聯合一氣了 老段說 這個計畫很好 你們就趕緊分配人去  
吧 於是小徐這才告辭回家 將安福部的重要人員 全都請來會議  
及至衆人來齊 小徐就先報告了今天所會議的事情 大家一聽  
一個兒一個兒的全都眉飛色舞 這個恨不能得個省長 那個就恨不  
能得個總長 各人懷着各人的鬼胎 各人臊子眼兒裏都伸小手兒

無奈面面相關 誰亦不能張嘴硬要 只可隨衆商議 最後表決 因爲各省的情形不同 省長不能一律全換 惟有由漸而入 以免激起風潮 於是先將山東省長給了屈映光 安徽省長給了呂調元 河南省長給了王印川 其餘中下級的官 暗含着在各省也安置了很多 凡有軍閥之直接皖系者 也更加親密 以上是對於外官所計畫的情形 至於對於閣員 及京中的各要職 亦全都規定了 財政總長是李思浩 交通總長是曾毓雋 司法總長是朱深 財政次長是吳鼎昌 外交次長是陳籙 交通次長是姚國楨 農商次長是江天鐸 大理院長是姚震 鹽務署總稽核是張弧 警察總監是吳炳湘 京兆尹是王達 蒙藏院正總裁是貢桑諾爾布 副總裁是治格 簡直說吧 凡是安福的人 此時是升官的升官 發財的發財 勢力是極大無比 真可以操縱全國 所以一般作官的 和那犯官兒迷的 是人人羨慕 個個兒垂涎 鑽營的鑽營 巴結的巴結 以至花錢運動入黨的 是 很多很多 至於該黨的宗旨如何 是一概不問 情願効力去當走狗

因此安福黨人越來越多 勢力亦越弄越大了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猪仔議員分潤津貼 虎威副座空現曇花

却說安福黨員 勢力日見擴張 經費亦日見充足 所以對於一切實國殃民的事 是說辦就辦 絕不費力 就因該部的主要人皆有權力 大多數的走狗亦皆能効命所致 要知該部主要人是誰呢 就是國人所稱的十八羅漢 四大金剛 但是這十八羅漢四大金剛都是何人 大概是國人知道的甚少 作書人必須將他表白出來 十八羅漢就是徐樹錚 王揖唐 王印川 李思浩 朱深 曾毓雋 李盛鐸 姚國楨 段芝貴 烏澤聲 梁鴻志 臧蔭松 姚震 吳光新 張敬堯 丁士源 王郅隆 光雲錦 等十八人 四大金剛就是倪嗣冲 李厚基 陳樹藩 劉存厚等四人 又因徐樹錚王揖唐二人 本是老段所養的一狼一狽 所以亦有稱他們兩人爲啣哈二將者 這十八羅漢

四大金剛 在部中既有這麼大的勢力 故此對於部中的款項 都可以任意支取 於是蓋洋樓的蓋洋樓 坐汽車的坐汽車 每日是園樓居館 酒地花天 真是一個兒比一個兒潤 安福部員如此 安福系的議員亦是如此 可有一節 作闊雖是一樣 然而議員可沒有部員的進項大 不過就是照例的薪俸 又兼各人的生活程度甚高 一個月區區數百塊錢 那能夠他們的揮霍 本來這些議員 都是貪財好色之輩 進款既然不夠用的 自然就想法子弄錢 這天有幾個安福的議員 都在班子裏吃酒打牌 完了事因為天氣尚早 幾個人就開了會議啦 這個說 安福勢力已成 可全是當初咱們給掙的 如今他們十八羅漢四大金剛 權亦有啦 勢亦有啦 款項還是隨便支取 所以洋樓大汽車 外帶小老婆 那夠多們樂 並且多們鬧 教咱們心裏怎麼過 那個說 你倒真會找轍 大概你這一輩子算餓不着啦 這要是給你兩塊瓦片兒在手裏一拿 到那個門口兒亦得給你一個銅子兒 妓女在旁答道 這個話可有點兒太挖苦人 既當了議

員 怎麼亦不能再作要飯化子 果然到了沒路兒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這裏當個大茶壺亦不少賺錢哪 衆人一聽 哈哈大笑 又有一個議員說道 得啦 咱們別打哈哈啦 還是商量咱這個議案吧 只要設法爭出錢來 比甚麼都強 於是大家一商議 表決向安福部要求加津貼 第二天就寫了一個說帖 交到安福部 部裏人一看 亦不敢得罪議員 遂就議定了一個辦法 將議員給分了三等 一等的每月津貼八百元 二等的每月津貼五百元 三等的每月津貼三百元 又議定發款的手續 當時不給現錢 是先給一種支票 然後憑票取錢 這種支票 亦並不是銀行的支票 乃是安福俱樂部自創的 用的是極好的洋紙 綠色的印刷 當中印着一行 憑票支洋三百元整 或是五百元整 或是八百元整 右邊兒是騎縫的號碼兒 左邊兒是一個紫色陰文的圖章 是安福俱樂部等字 再左邊兒就是年月日 下邊兒有一個長方形的小圖章 長約五分 寬約一分多 印着任重致遠四字 所以他們議員們 管着這種支票 就叫任重致遠 部

中每月發出此項支票 總在四百張上下 兌款的地方 就是俱樂部  
的會計科 這項津貼 每月支出在二十萬元以上 但是這項津貼  
還是普通的 如有特別事項發生 另有臨時特別津貼 成績好的  
還要外加酬勞的津貼 其餘那些當初包辦選舉的黨員 每月又外加  
酬勞津貼四百元 由此看來 足見安福俱樂部每月的挑費 有多們  
大了 該部因為每月出款如此的多 於是不得不想法子往裏撙錢  
他們撙錢的辦法 大約要分三項 第一就是賣國 如向日本借債  
用國土國權作押等事 第二是大賣官缺 如有運動各項差使的 上  
至督軍省長 下至科長科員 是大有大價錢 小有小價錢 就是有  
運動給該部當走狗的 挂名有挂名的價兒 不挂名有不挂名的價兒  
第三就是苦害人民 如加捐加稅出彩票之類 以上這些事情 我  
們徐大總統 也不是不知道 只因本身是他們產出來的 亦就不給  
他們宣布 這真是合於四書上那兩句話 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了  
安福部到了現在 勢力可就更大了 因此才勾起段祺瑞的野心 老



段本是一個任性的人，因要貫徹他跟南方作戰的目的，就不能不攏絡有力的軍人。左思右想，北方有力的軍人，惟有曹錕，故此就派人跟曹錕去疏通，請他帶兵親征南方，並許的將來舉他爲副總統，以作酬報。曹錕就應允了。於是老段就在部中提議速舉副座，衆人亦全都贊成。這次辦理選舉，不用說，當然還是王揖唐籌畫一切，以資熟手。老段小徐，因爲他既有安福首領的資格，又有辦理選舉的成績，所以就委他辦理。他亦自誇自大，毫無顧慮，因想議席總額，共合有四百六十人，安福黨員倒佔了四百三十二人，已佔全數四分之三以上，不用運動，就夠了法定人數。這還不是一句話的事，情嗎？舉大總統都沒費事，何況舉副總統呢？想到此間，故此亦沒找別人帮忙。那知另有一派人，不以此舉爲然，因爲一舉了曹錕，必與南方生出激烈的戰事。那一來，南北可就更沒有統一的希望啦。不如把副座給了南方，好跟南方快快的謀和。這倒是爲國的一份好意。但是主持這個說法最有力的是誰呢？就是參議院的議長梁士

詰 梁士詒既有這種主張 所以就跟周自齊等商議 設法破壞這天的選舉 但是得用甚麼法子呢 因為安福議員實佔多數 用積極的方法是不成的 只好得用消極的方法 叫他出席的議員 夠不了法定人數 可是又得用甚麼法子叫他們不出席呢 想來想去 就想到這一般議員 全是貪贓好利之輩 惟有用金錢運動他們 不叫他們出席 幾個人商議已定 於是就暗暗的運動起來 向各議員 一面說明不當選舉曹錕的理由 一面又許給他們洋錢 在議員方面 那管你理由不理由 只要給洋錢就有商量 因此議員自賣自身的 實不在少處 又因周自齊本是山東人 所以山東議員被買的 就如同掏窩兒一樣 差不離全體一個兒亦沒剩 這個時候 王揖唐才稍微得了點兒消息 自己想道 這不要緊 他們既可以用金錢破壞 我亦不是不能用金錢運動 那還架得住錢大買錢二嗎 想罷於是趕緊去找老段小徐 將這種情形一說 段徐二人一聽 說道 不要緊 可以告訴他們議員 凡有出席投票舉曹錕的 每人給三千元的支票

可有一節 這項支票 可得將曹錕舉出來才能兌付現款 在安福部的意思 是等着舉出曹錕來 打算向曹錕要這筆錢 各議員一聽 這個消息 全都非常的喜悅 那知安福部這種辦法 被梁士詒探聽 個個明白 趕緊就找周自齊去商議辦法 周自齊說 這好辦 他們是寫帳 咱們給現錢 到了選舉那天 誰不出席 咱們就給他三千塊現洋錢 梁說 對 就是這麼辦吧 於是就向各議員一發表這個辦法 議員中願意得現錢的 就有一百多人 頂到選舉的日子 出席的議員 果然不足法定人數 彼時的主席 就是參議院的議長 梁士詒 有些出席的議員 因為來了半天 總不夠法定人數 於是就催問主席 叫他想法子 梁士詒是假裝着急 反問大家有甚麼方法 登時議場中就七言八語 這個就主張派警察去催 那個就主張派軍隊把他們捉了來 並且還有大罵不出席的議員沒有良心的 一時人聲沸騰 秩序大亂 梁士詒不得已 就叫警察去催請 話分兩頭 却說那些位沒出席的議員 早已跟周自齊商議妥當 到了選舉

這天 全到農事試驗場集合 及至三五成羣的到了農事試驗場 就由周自齊在來遠軒請客 這些議員亦有研究系的 亦有討論會的 亦有安福系的 這天還是很冷 大家正在飲酒却寒 忽然進來幾個警察 向大家說道 我們區中奉到總統的命令 說是選舉出席的議員 不足法定人數 故此派我們來 專請諸位到院 大家一聽 個個兒冷笑說 知道了 警察聽罷 亦無可如何 只可回去覆命 再說議場上 又等了半天 還是不見議員到來 就有等急了的 又向梁士詒質問 並且有大罵梁士詒的 梁亦假作着急的態度 爲難了半天 就向副議長劉恩格商議 打算請劉恩格親往勸駕 劉說 我一個人去 恐怕亦沒有效力 於是又商請秘書長王印川 議員康甲丞 一同前去 劉恩格心裏想道 這種情形 一定全是梁士詒的主使 我們去請 他們那能聽說 想到這裏 就向梁士詒說道 我看還是你去有效 我們若去 必是白跑一盪 梁說 我現在既爲主席 那能脫身 劉說 你既不能親去 必須親筆寫一封信 我們

拿着前去 或者還有些幫助 梁士詒心裏本不願寫這封信 可是爲勢所迫 又不能不寫 遂就答道 寫信那有何難 說罷 當時就給周自齊寫了一封信 叫他勸大家快來投票 劉恩格 王印川 康甲丞 帶着這封信 就去找周自齊 周齊接過信來 拆開一看 上寫道 子異姻兄大人足下 啓者今日開會 距法定人數 尙不足數十人 致開談話會 決定延會至一時 專候駕臨 並轉勸魯籍議員 公同蒞會等語 這信內專寫魯籍議員 是因爲山東議員共二十四人 沒出席的竟有二十二人 並且全在此讌會 所以信內特將魯籍議員標明出來 周自齊看完了信 冷笑道 燕蓀亦太不講理了 在院裏頭 他是議長 我是議員 在院外邊 我們全是朋友 我不出席 已經講了假了 他爲什麼還要干涉我呢 劉恩格等苦苦的哀求 周是一定不去 在座的議員 冷言冷語 拿着來人取笑 鬧得他們的臉是一紅一白 又不敢發怒 有的議員就說 今天不是選舉會嗎 爲什麼改成談話會 我們全沒接到通知 有的說既是談話會 我

們更不必出席了 有的說適才警察來此 是要捕我們前去嗎 有的說你們諸位來此 是跟警察一氣嗎 劉恩格又辨白 又央求 並且還得用笑臉兒陪着 大家每說一句可笑的話 必要鼓一回掌 鬧得他們三個人 亦下不了台啦 心裏乾着急 是一點兒辦法亦沒有 周自齊一看他們這種神氣 又是可笑 又替他們難過 遂就說道 今天的天氣太寒 咱們快快的飲酒吧 請他們三位亦飲幾杯 大家此時可就全不出聲了 但是劉恩格等三人 既是滿懷心思 又被他們大家奚落一番 那能坐下一同飲酒呢 遂就氣恨恨的告辭回去了 他們三個人走後 大家又大笑了一回 周自齊說 咱們只顧拿他們三個人要笑 大概燕蓀在會場上亦被他們給麻煩壞了 尋常他給我寫信 全是稱呼老弟 今天給我的信 大書子眞姻兄大人 由此就可以證明這封信 是燕蓀被迫寫的 大家說 不錯 一定就是這種情形了 再表劉恩格等三人 回去報告 在場的議員 又把周自齊大罵了一頓 然而竟罵會子 亦夠不了法定人數 這一天的選舉

始終亦沒能實行 只得散會罷了 簡斷截說 後來又舉行第二次選舉 第三次選舉 那一次亦沒夠了法定人數 這個副總統就算是流產了 王揖唐等非常難過 有好些天他的氣色總是難看的 可是小徐絕沒有失望的樣子 事後他曾對他的親近人說 這次選舉副座成功亦好 失敗亦好 成功可以達到作戰的目的 可是將來曹錕亦是咱們的禍害 這次失敗 焉知非福 況且既是盡力的去作 雖沒得成功 亦可以叫曹氏知道 不算我們負約了 王揖唐聽了小徐這一番話 心中已略有些舒服 要知後來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梁鴻志獻計賣烟土

徐樹錚借債喪利權

却說安福部選舉副總統 既沒成功 只好作爲罷論 小徐就向大家說道 據我看咱們最要緊的事 就是一個錢 只要有錢甚麼事都不難辦 就以這回選舉說吧 咱們要是給議員的錢多 或是亦給現的 又何至於夠不了法定人數呢 如此看來 咱們不論有事沒有事

時時刻刻的總設法籌款 把錢存足了 那時有用 當時就向外拿  
衆位對於我這個意見怎麼樣 大家齊說 不錯不錯 應當這樣的預  
備 於是梁鴻志開口說道 我有一條妙計 可以籌一筆鉅款 但是  
非得老頭兒帮忙 絕作不到 衆人一聽 就全問他是甚麼計畫 小  
徐亦向他說道 小諸葛的主意 大概是錯不了的 你說出來我們聽  
聽吧 梁鴻志說道 我亦沒有甚麼高明主意 就是取買各洋藥局存  
着的烟土 自己立個公司 再行發賣 小徐聽罷 哈哈大笑 說  
好主意 好計策 你的腦子真足 居然想到這層 督辦那裏 我擔  
任去辦 那怕他不聽我說 我先實行去辦這件事 你們大家 那位  
想出主意 咱們是繼續討論 繼續着辦 於是大家這才散會 就從  
這天起 小徐時常到段宅 向老段說明了黨費的關係 並籌款的要  
緊 老段說 既然如此 你們可想法子辦哪 小徐說 法子倒是想  
出來啦 可必得督辦竭力的維持 才能辦到 老段說 我聽聽是甚  
麼法子吧 小徐說 我們打算買賣烟土 老段說 正是禁烟期滿時



代 咱們如何能作這種買賣 那不是自找挨罵嗎 小徐說 我們所想的這個法子 正是要利用這禁烟二字 只要辦理得法 就不至於落了閑話 老段說 究竟是怎麼個辦法呢 小徐說 現在禁烟業已期滿 可是買賣烟土的 到處都有 價錢是非常的貴 咱們要是由政府下個命令 將各省洋藥局的存土 一律收買過來 改歸官辦 對外聲明就說規定年限 要將國內的烟土 一律肅清 您看這不是名正言順的一宗好買賣嗎 老段聽吧 自己又思想了一會兒說 可以吧 於是就算實行起來 但是收買這種存土 亦很得一大宗本錢 遂就發出一種公債票 這種公債票 乃是民國元年 熊希齡內閣的時候印的 可是并沒發行 以後就堆在財政部裏 亦沒人過問 如今一買存土 老段就想了一個廢物利用的法子 遂將那些印了沒用的公債票 翻騰出來 不分晝夜的 派人加蓋小印 費了好些天工夫 才算印完 緊跟着就將收買烟土的契約簽字 並立了一個賣烟土的公司 這項烟土 共買了一千五百七十六箱 政府所出的買

價 是每箱六千二百兩 洋藥局實在收到的 不過四千兩 經手人每箱先抽去兩千多兩 諸位要知道 買賣這項烟土 共合得經三道手兒 一面是政府 一面是經手人 一面是公司 經手人給政府買來 又替政府賣出 政府的買價是每箱六千二百兩 賣價是八千兩 每箱算是得利一千八百兩 經手人又轉賣給公司 每箱可是一萬五千多兩 裏外裏 經手人每箱倒賺了九千多兩 公司雖花一萬五千兩買進來 因為彼時的行市 是兩萬五千兩 所以公司每箱還可得利一萬兩 總起來說 政府每箱得利一千八百兩 經手人和公司每箱得利一萬九千多兩 究竟這個經手人是誰 公司是誰呢 明着雖另有人在 暗着就是老段小徐 諸位請想 每箱烟土得利一萬九千多兩 這一千五百七十六箱 共得利總在三千萬兩上下 在他們暗中的計畫 是一半作爲安福俱樂部經費 一半作爲個人的私產 在政府那一方面呢 收買這一千五百七十六箱烟土 按每箱六千二百兩核算 共用銀九百七十七萬一千二百兩 再加上十年的利息

長年以六厘計算 是五百八十六萬二千七百二十兩 又由公司借給政府墊款五百萬兩 十年內償還 亦是長年六厘行息 合三百萬兩 總共政府得拿出一千八百六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兩銀子 那知這水買賣作了沒有多少日子 只因有愛國的人民 羣起反對 又兼有一般沾不着利益的官僚 亦全不贊成 故此惹起英領事的質問 鬧的徐世昌無言答對 又恐怕外國人一着急 亦真惹不起 於是跟安福俱樂部竭力疏通 算是把這號買賣齊帳收市 存土亦算燒了 但是安福部業已得利不少 政府算是白白的損失一千八百多萬 所収的效果 不過就是幾個安福黨人 都發了大財 然而這禁烟的事 就算是破壞到底了 再說安福部幾個重要人物 因為買賣烟土這件事情 沒幹長久 白費了許多力量 並沒賺甚麼錢 心裏都很不滿意 於是大家又聚會一處 商議弄錢的法子 小徐說 現在大概已不容易再籌鉅款 咱們惟有打着給政府借債的旗號 從中分用 最好還得由咱們部裏經手 亦可以得些回扣 我想總統既是由咱們

部裏產生的 大概他亦不能不盡心幫忙 王揖唐就說道 我看亦惟有這個辦法 但是咱們借債 惟有向日本去借 才能有效 既向日本人去借 可就沒有親日的人材 咱們雖亦是親日 究竟跟日人都沒有甚麼密切的關係 恐怕借不出大宗的款項 諸位研究研究我這個意見怎麼樣 小徐說 你的所見極對 但是得找誰可以辦呢 梁鴻志插嘴說 我心目中有一個人 都可以夠這種資格 小徐一聽 滿面帶笑說 你一說話這件事算成啦 梁鴻志說 亦不敢一定 烟土的事怎麼就沒辦好呢 小徐說 此話不然 烟土的事雖沒辦好 總算你想的主意不錯 快說你心目中那兩個人吧 梁鴻志說 我想的就是曹汝霖 陸宗輿兩個人 因為他們兩個人 全是由日本參養起來的 所以同日本人 沒有甚麼分別 此事若是由他們兩個人辦 一定是順手的 小徐說 這兩個人想的實在不錯 如此我就設法聯絡他們吧 這個問題既已表決 大家遂就散會 小徐跟着就擬客單 請曹陸兩個人在家裏吃飯 到了這天 曹陸兩個人全都

來到其餘的陪客 晏小全是安福的健將 小徐登時發了許多的條子 到八大胡同 招來些個妓女 陪着他們飲酒作樂 一時猜拳行令聲 彈唱歌舞聲 是非常的熱鬧 又加上門外的汽車馬車 排滿了街巷 警察是前竄後跳的指揮行人 這頓飯由晚六點多鐘 一直吃到十點多鐘 才算完事 因為天氣尚早 遂又湊了一棹麻雀 一棹撲克 輸贏都講究幾十萬 您說他們都是那裏來的錢 直鬧到夜間兩點多鐘 大家這才散夥 第二天曹陸兩個人又請客還席 不必細表 仍是照舊的熱鬧 由此小徐與曹陸兩個人 就時常的往來了 後來三個人越走越近 竟至無話不說 小徐這才把借債籌款的事 向他們二人說明 曹陸二人一聽 心中亦很樂意 因為自己受日本本的恩 已經有年 並沒有一點兒報答 倘若藉此機會 給日本辦些有利益的事 一來算是報恩 二來自己亦可以升官發財 這不是 一舉兩得的好事嗎 曹陸二人想到這裏 遂就向小徐滿口應承 從此中國向日本借債的事 可就一天比一天多了 每向日本借一次款

必有一種條約 並且還有附帶條件的 暗含着把國土國權 不知已喪失了多少 據我們所知道的 經安福俱樂部向日本所借的各款 計高徐順濟路約 兩千萬 元 電信借款 兩千萬 元 吉會鐵路借款 一千萬元 訂吉林黑龍江林礦條約 借款三千萬元 訂善後借款約 一千萬元 訂簽中日滿蒙四路約 借款兩千萬 元 至於從前的借款 還全不在內 安福部借了這些款子 既得回扣 又得運動的酬勞費 並且還可以隨便扣留正款 充作黨中的經費 明目張胆的 隨意一開消 亦沒有一個人 敢來問問 竟至將國權國土 可就今數的送給日本人了

### 第六回

壟斷交通把持內閣 摧殘教育蹂躪民權

却說安福部 既屢向日本人借款 就不能不跟日本特別的親善 爲的是好作本部的後援 所以安福部就更沒人敢惹了 那知安福部既有這麼大的權勢 他們仍是積極進行的精益求精 因想到各處的聲

安福演義

息不甚靈通 本系人的陰謀 又時常外洩 於是乎小徐就常跟曹汝霖 曾毓雋等密議 對於本系一切舉動 必須要守秘密 對於本系以外各方面的舉動 必須要消息靈通 曾毓雋說 對於本系舉動嚴守秘密一層 我想最好將部中的主要人 都另起假名 以後有來往的信件 就全寫假名 即或有時走漏消息 亦叫他們不知道是誰給誰的信 當時就將這個提議通過 後來起定假名 是按着安福兩個字 分爲老少兩輩兒 王揖唐排名爲安仁 丁士源排名爲安義 曾毓雋排名爲安禮 李思浩排名爲安智 朱深排名爲安信 如曲同豐 陳文運等 都是福字一輩兒的 福字下用的是金木水火土等字 其用意是五字爲一組 惟獨小徐一個人 老段因爲他才識冠絕 單給他起名叫作安聖 這是對於本系一切舉動嚴守秘密的法子 這個法子議定後 緊跟着又商議使各方面消息靈通的辦法 曹汝霖說 這個辦法 只好先由我那部裏下手 原來此時曹汝霖是交通總長 曾毓雋是交通次長 曹汝霖所說的就是交通部 小徐說 不錯不錯

本來你們那部裏 舊交通系的人還很多很多 並且還都有勢力 不如及早將他們都更換了 省得後來辦事不順手 曹汝霖說 我本早有此意 不過是沒有甚麼機會 若是無緣無故的將他們全換了 難免要落閑話 小徐說 現在就不必再有所顧忌了 咱們商議商議 該換誰就換誰吧 於是密議了多日 將所有舊交通系的人 是調換的調換 免職的免職 所有部中一切重要的位置 全換了投降安福部的新交通系的人 後來又將各鐵路舊交通系的人員 亦全都更調了 換了新交通系的人 並以丁士源爲京漢京綏鐵路的督辦 從此這交通事業 就算爲安福部壟斷過去 歸爲己有了 那知安福部剛把交通壟斷過來 小徐又想到內閣總理一席 因徐世昌被舉爲總統後 馮國璋下野 老段的國務總理 亦同時下台 這個總理 似乎還得由本系的人担任才好 於是就百般的運動 那知各方面多不贊成 小徐不得已 想出一個主意來 儉或總統提出人來 經本部承認的就通過 不承認的決不能當選 徐世昌同安福部 協商了許



多次 並又煩出人來疏通 才提出一個錢能訓來 因為錢能訓在徐世昌爲東省總督的時候 很得徐氏的賞識 故此徐世昌才把他提出來 那北安福部的人 對於錢氏仍是不甚滿意 遂故意要求許多條件 往返商議好幾天 亦沒有妥協 曹祺瑞看着景況不好 恐怕安福沒有下台的地步 就出頭給他們了結 小徐又跟王揖唐密商了一回 這才一致通過 錢氏雖然簽名 可是跟安福部的人 始終有點兒不合 這時徐世昌因爲西南的戰事沒有完 要學馮國璋的樣子 打算謀和 廣東的七總裁 亦正想着要下台 把護法作個結束 於是乎這才命唐紹儀爲南方總代表 又委了些個分代表 要求徐世昌承認 後來又因爲爭地點 宕延了好些天 往返打了許多次電報 才規定和會地點 在上海租界 南北統一在這個時候 是大大的有了盼望 沒想到安福的人 對於北總代表一席 竭力的破壞 不令產出 徐世昌同錢能訓 可就全爲了難了 梁士詒就給徐世昌出個主意 突然派出一個朱啓鈴 安福人聽見大驚 倘或讚和成功 怎

麼再借外債 一方面派人到兩方破壞 一方面求某外人暗助兩方  
使兩方提出種種苛條 又叫審計院院長莊繼寬 考察朱總代的帳目  
莊氏報告帳內開有太太小姐的交際費 又有梳妝臺雪花粉類 朱  
總代得知這個消息 一氣辭職 各分代表亦就紛紛四散 小徐樂了  
以爲果中其計 然還恐怕後來辦事 東海掣肘 不得不叫他害怕  
就想了個法子 搖動內閣 這內閣是怎樣的搖動法呢 說棄戰言  
和 是內閣的主張 如今主張失敗 內閣當倒 彈劾的案 屢次提  
出 這時安福的勢力多大 打算換個內閣 不是一句話嗎 徐世昌  
很是爲難 要維持又沒有能力 要抵抗又不敢 模糊了幾天 那能  
惹的下去 錢能訓就辭了內閣 並且連內部總長的兼職 亦辭丟了  
徐世昌打算叫他當北方議和的總代表 安福的人 心中想道 說  
我們既得罪了他 他如今要是當了總代表 那有好心對待我們 所  
以叫人跟徐世昌說 萬不能叫錢氏去代表 徐世昌一聽 說道這主  
意又不成了 徐世昌不得已才給錢想了個下落 命他爲蘇浙太湖水

料工程督辦 錢去 安福之氣燄日高 接續錢氏的 本擬周樹模  
安福又把條件拿出來 非周氏承認 不能通過 兩方面商議了好些  
天 周氏以爲如果應允了這些條件 內閣就是等於虛設 一點權亦  
沒有了 心中不悅 因此不肯應允 徐世昌雖然着急 可亦沒有法  
子 不得已才命龔心湛代理國務總理 這個老龔 原來是安福部的  
忠臣 事事全聽安福部的命令 安福部這才算心平氣和 雖然如此  
還覺着有些美中不足 是甚麼不足呢 就是代理還不如實任 於  
是就要給老龔辦個實任總理 那知正在進行的時候 忽然龔心湛跟  
靳雲鵬鬧起意見來了 兩個人的意見越鬧越深 竟至老龔連個代理  
總理亦沒幹長 就下了台了 這個時候 內閣總理一席 已成爲最  
難解決的問題 用徐世昌的人吧 安福既不打算要 就不能通過  
用安福的人吧 徐世昌雖不敢說不要 可是心裏亦不喜歡 並且各  
方面亦壓不住口聲 本來安福部裏的人 夠總理資格的亦很少 這  
不把老徐給愁死嗎 那知老徐究竟有老徐的圓滑手段 因想到靳雲

鵬身上。按靳雲鵬雖不是安福部的人，可是段祺瑞的門生。於是就提出他來，叫大家商議。在安福一方面，雖不喜愛靳氏，但是碍於段祺瑞的面子，亦不好拒絕。小徐向大家一商議，說：「無論是誰，既不是咱所願意的，咱就把條件拿出來。雖是有老頭兒的面子，咱們亦不能大撒手兒。大家亦全贊成這個意思。於是又把條件拿出來，往返磋商了好幾次，最後定議，是把閣中三個要缺，永久給安福黨人。這三個要缺，就是財政總長，交通總長，司法總長。靳氏既允了這種條件，內閣歸靳的案子，才算通過。可是小徐的心裏，始終總存着一個倒靳的思想。靳雲鵬雖然登了台，自己可亦知道小徐不滿意他。因此兩個人的意見，總是不合。每遇一件事，兩個人總要暗鬥一番。只要是老靳要作一件事，小徐必設法反對。事事掣肘，把老靳氣的亦辭職不幹了。老靳既倒，小徐又樂啦。老徐可又膩啦。左思右想，亦不知教誰當這個總理是對。後來仍又想到周樹模，及至老徐提出他來，安福這一方面，早又把條件預備好了，立定

主意 非依從他們條件的 決不通過 究竟他們預備的是甚麼條件呢 大概要分爲兩種 一種是實際上的 一種是表面上的 實際上的 就見擔保不解散參眾兩個議院 表面上的 是交通財政兩個總長 非給安福的人不可 在此條件以外 還用了一種特別的手段 就是遣派后外的人 充作偵探 親往周樹模處 窺探周氏的意態 對於新國會 有甚麼主張 那知周氏總是吞吞吐吐 並不給他們一句痛神話 以後他們把周氏問急了 周氏就對他們說道 我不上台 辦已 我要是上了台 第一件要作的事 就是先謀國家的統一 即或有些個犧牲 亦全是小事等語 探聽的人 聽罷此話 回去就報告了安福部 小徐一聽 立刻就急了 趕緊召集會議 其中就有人說道 這個周樹模未免太不識時務 他有甚麼勢力 敢同我們反對 他要解散新國會的意思 不是全在言外啦嗎 我們要將他通過 那不如同自己服毒一樣嗎 又有人說道 我們何必這樣的生氣 就是認定了宗旨 給他一個不通過 他無論有甚麼主張 既當不了總

理 那不是白廢嗎 大家聽罷 同聲一笑 說 咱就這麼辦吧 因此閣樹樞組閣一事 果然就無形取消 由此已足見安福部的勢力了 那知安福部既將內閣破壞到這種樣子 遂又想到教育事業 因為教育是造就人材的 倘若日見發達 明白人一天比一天多 於他們的計畫 實在沒有利益 並且每年的教育費 亦是很多很多 倘若都移到軍費上 安福部便可隨意挪用 那不就方便多了嗎 但是他們雖有此意 可不敢公然就把教育費免了 恐怕壓不住口聲 招外國人的反對 只得對於教育用款 有減無增 事事敷衍 誰知他們的識見 果然不錯 當曹汝霖抵借日款 作為戰費與籌備國會的時 候 全國注意的 只有學界一部分人 彼時學界人並是不平 還沒生出甚麼風波來 後來因為赤島的問題發生 學界人已知道其中的關係 就大群起來 鬧的全國人都明白了 在這個時候 中日所定的那廿一條條文 又有人印刷了許多 遍傳國內 因此全國人仇日的心 已這樣點 推原正始 全是安福部將 親日的要人 曹汝霖

陸宗輿 章宗祥三個人所經手辦的 學生的氣氣很盛 聯絡亦最容易 所以就生出五四的大變 這是前年五月四日 北京學生毆打章宗祥 燒了曹汝霖的私宅那回事 彼時政府若能把曹陸章都免了職 這種風波亦就平了 誰知段芝貴吳炳湘等輩 因為與曹陸章金是同部的人 必要給他們報仇 所以才大捕學生 這一來風潮越鬧越大 各界的人 又聯合起來 組織各界聯合會 一面聲明他們的罪惡 一面實行抵制日貨 又給這些賣國賊立碑 並驅逐他們出族 沒有幾天的工夫 由北京傳到天津 由天津傳到上海 由上海又傳遍了全國 簡直的已沒有一處不是這個樣子 政府因為學生與各界的人 聲勢太大 壓制不了 這才罷免了曹陸章三個國賊 為是給學生消消氣兒 那知全國人的憤怒 早被激動起來 再想敷衍亦不成了 安福部的人因為這次學潮 是發源於北京大學 所以大家商議 先換大學的校長蔡元培 有人說 此事交給我辦 我自有一番法 料蔡離開北京 諸位不必問我的辦法是什麼 靜看成績就是了

說罷大家說好 散會後 這人就寫了一封匿名信 給蔡送去 大概說你要不赶快辭職 我們自有對待的法子 你的性命有些難保等語 又在各處散布謠言 說政府有意拿辦蔡元培 又說有人要刺死他 這信息傳到蔡氏的耳裏 蔡就暗自寫了兩封信 留在校內 無非是父待的事 自己就不告而去了 蔡走了以後 大家才知道 後來才得着消息 蔡氏已到上海 安福的人非常喜歡 就商議叫胡仁源去充校長 可以任意的抑制學生 那知大學的學生一聽這個消息 因為胡仁源是安福部的人 於是乎羣起反對 恭擋駕臨 胡氏亦算白喜歡一回 乾着急這個校長亦不能到手 北大學校的教員 又是新舊全有 意見亦不相同 學生就舉出代表 去到上海敦請蔡元培回校 請了總有三十多次 蔡氏只說有病 病好了就回京 可是沒有一定的日期 就在這個時候 安福部裏又有個會議 要打算破壞北京大學的教育 議決的辦法 得由運動學生入手 但是又苦無門路 只好各人去想主意 不料安福部這次會議的情形 被一個財政

## 安福演義



部的科員范鎧聞知 這個范鎧是江蘇人 亦是北大補習班的教員 自己想道 我總當科員教員 何日是個發展 樂得的趁此機會 巴結巴結安福部 給他們出個主意 將來既能升官 又能發財 那夠多們快活 想罷帶上自己的名片 就去到小徐的私宅 到了門口兒 就如同做賊一般 看了看四外並無有熟人 這才敢進大門 掏出名片來 請號房通稟進去 小徐一看名片 知道來的是個漢奸 立刻將他讓了進去 范鎧進去一看 客廳內只有小徐一人 跪下就要磕頭 小徐一把將他拉住說 不敢當 不敢當 何必行此大禮 范鎧這才起來 又深深的三鞠躬 小徐這才讓他坐下 范鎧這將北京大學的教員 怎樣的意見不合 他怎樣可以入手運動的話 說了一番 小徐聽罷 很將他誇獎了一回 范鎧心中大喜 遂暗想道 我何不藉此跟他近乎近乎 想罷將屁股往前挪到椅子角兒上 就開口說道 晚輩自少失怙 苦於無人教訓 如今既蒙你老抬愛 情願拜為義父 小徐一聽 笑着說道 看你的年紀 似比我大着好幾歲

怎麼能管我叫父親呢 范鎧聽罷 臉上覺着一紅 遂就答道 以義父的才識 正可以教訓兒輩 還論甚麼年紀呢 說罷 緊跟着爬在地上就磕了三個頭 起來說道 我要告辭 以便設法辦理北大的事去 小徐說 很好很好 用錢到我這裏來取吧 范鎧出來 先找了兩個安福部的走狗 一個是馮某 一個是參議院的辦事員王某 三個人分頭又聯絡些個北京大學工科畢業生 並新學生數十人 有一天晚上 在那與安福有關係的中央政聞社內 開了一次會議 議決的辦法 是先要推倒學生幹事會 再用全體的名義通電 歡迎胡仁源爲校長 並聲明從前的舉動 全不應該 現在業已改過等語 後來又在大學法科內 秘密的會議了幾次 那知這事的聲氣 漸漸的可就露出來了 一般有道德的學生 異常憤怒 遂就散布一種傳單 上有(胡仁源運動作校長)(范錫黨甘心作走狗)(法科現開分贓會)(同學速起破陰謀)等語 由此可見 外間的傳言說 安福部出五千塊錢 教胡仁源收買學生 不算無因了 那知這個傳單

發出之後 安福的走狗 仍到大學法科去開會 不料被大學的幹事會聞知 立刻招集同學 前去質問 那羣走狗們一看勢頭不好 有從門裏往外闖的 就有跳牆逃跑的 其餘漫跑出去的 還有二三十人 全都嚇得面無人色 一句話亦說不出來啦 幹事會的人 有性急的 就要毆打他們 有和平的 就盡力攔阻 後來議決 仿照法庭式 公開詰問 旁聽的人 是擁擠不動 問了半天 這些走狗才把他們的陰謀 一一說出 就是歡迎胡仁源 拒絕蔡元培 推翻幹事會 如果達到目的 凡是畢業生全給優差 沒畢業的一概免費 並說到會來的人 全有車資 由中央政聞社內支取 又說松樹胡同的某號房內 亦是安福的機關 主謀的是范鎧 在他們說的時候 有乞憐的 有落淚的 亦有嚇得手足亂顛的 令人看着 是又可恨 又可憐 以後又被幹事會大鬧了一頓 各人才抱頭鼠竄而去 小徐一聽這個消息 很是着急 說 這羣東西 實在可惡 等着我的吧 將來我自有法子辦他們 原來小徐心裏所有的法子 就是要利用

司法 這個司法總長 自從給了朱深 差不離各省司法機關 就全換了安福的人 爲是可以隨便蹂躪人權 有一天 北京的國民公報 登了一段新聞 其中有利於安福的言語 安福部立刻就命令北京地方審判廳 將該報館的主筆孫幾伊 拘捕了去 好歹的問了一問 不明不白的 就給定了一個一年零兩個月的有期徒刑 判決以後 朱深很是喜歡 趕快的就把承辦檢察官華國文 同主任推事何琪 一個升爲某處高等廳的推事 一個進級加薪 好給幫助安福的作個榜樣 沒想孫幾伊不服 在高等廳上訴 有人報知朱深 朱冷笑道 我是司法總長 司法界的人作事 還會不體貼咱們意思嗎 此時高等廳承辦此案的檢察官是周衡 審判長是葉在均 主任推事是單毓華 陪席的推事是林大文 這幾個人 辦事素稱公平 不會仰體安福的意旨 對於這案 問的很是詳細 朱深邊覺着不好 一面急速的用電話招來高等審判廳長 說你要督率着各推事 認真的辦理此案 一面運動警察廳 把高等廳調查證據的公文 暫緩答覆

模糊着把孫幾伊又押了好些天 頂到公判完畢 三個推事出了法庭 就走入評議室 評議決定後 就發通告 定於次日下午宣布判決 朱深見此情形 知道事機迫促 火速的把高檢廳長尹朝楨找來 叫他趕速去找葉單林三推事 重改宣布的日期 尹朝楨又怕安福的利害 又想着巴結朱深 那敢怠慢 連夜的去找三個推事 不想一個亦找不着 只得回到廳裏等着 直等到次日上午 三推事這才來廳 尹朝楨就把司法總長的囑令 告訴他們 又說大家須商量商量 別生出變故來 三推事說 判決的內容 在未宣布以前 應當秘密 沒有商量的餘地 尹朝楨吃個沒味兒 就出來到朱深處報告 所以這天他跑到司法部 又跑到高等廳 往返好幾次 飯亦沒吃 累的連氣亦喘不上來了 到底沒有轉旋的法子 只得坐在自己的屋內着急 又派了一個心腹的檢察官姓張的 暗到推事辦公室 密探判決的內容 適巧推事的案頭 有個紙條 寫着(控訴駁回)四個字 這位張君就以爲是這次的判決 歡歡喜喜的 報告給尹朝楨

尹氏一聽，喜出望外，立刻坐車報告朱深。說是判決的詞，是控訴駁回。朱深把他誇獎了幾句，亦喜歡的了不得。到了午後開庭，竟宣告孫幾伊無罪。尹氏一聽就荒了，面無人色。臉有二尺多長，一句話亦不說。好像他爹娘死了一般。又趕快的跑到司法部，報告一番。說了些個謬錯的話，求朱深饒恕。朱深一聽，亦就把嘴嚙起來了。說：你辦事太荒唐，說此話的時候，面上很帶有不喜歡的樣子。尹說：請恕不必着急，我想挽救的法子。朱問什麼法子。尹說：檢察官擡起上告就是了。朱說只得如此。尹就告辭而退。這天晚上安福的人，適有宴會，在吃飯的時間，有人就拿朱取笑，說你身為總長，怎麼手下還有叛徒。朱的臉立刻就紅了，亦沒作聲。沒等到終席，就走了。到了轉天，忽然有軍推事被捕的事，這是怎麼一件事呢。原來朱深從宴會的地方回去，就叫人告知警察，叫他們暗訪軍推事的行動。要在三天以內，拿個錯兒把他拘捕起來。自從那天晚上起，警察就跟上軍推事了。轉天軍推事到他的朋友姓王的家裏。

吃飯 便衣警察 就暗暗的跟着 王家本有廢麻雀牌一付 因為短少幾張 久不能用 這個便衣的警察 假裝着車夫 混入門房裏 問門房的人道 大家吃完了飯 亦打牌嗎 門房的人 順嘴答應道 大概是要打牌 便衣的警察就暗暗出去 告知警署 不多的時間 就協同警士二十多人 來到王宅 一擁而進 進去一看 並沒有打牌 只得將錯就錯 繩力的一搜索 適巧把那付廢麻雀牌給搜出來了 就說這是在座人賭博的證據 一併帶到區裏訊問 按向例北京警區拿獲賭案 就在區裏了結 沒有一個送到警廳 或是交法庭辦理的 獨獨單推事被捕的時候 該區得着警廳電話 說是總監吩咐 今天所抓的賭案 是特別的重要 立刻就送到廳裏來 萬不可叫他們取保了結 區裏那敢怠慢 立即派警士把單推事等 送到廳裏 吳總監立刻出來 親自審問 並由單推事身上搜出幾張名片來 證明他是單推事無疑 立即給朱深打電話 朱說好極了 可是那幾人 恐怕亦是推事 不肯說真姓名 你要詳細的調查 別料他們

漏網 吳總監說是是 是是 朱深說罷 還不放心 又暗叫高等廳  
司法巡警到警廳辨認 辨認的結果 還是沒有朱深意中要拿的人  
到了次日 單推事同他的友人 全被警廳加上個賭犯的名 一齊送  
到地方檢察廳辦理 所定的罪 是罰單等每人十元的罰金 單不服  
上訴 朱深方面還嫌罰的太輕 說罰八百元亦不算多 暗叫檢察官  
提起上訴 單推事知道這是朱深有意報復 就上了一個呈子辭職  
朱深一面把他交付法官懲戒委員會 議他的處分 一面派湘人鄧某  
接他的事 朱深對於單推事這口氣 才得出來 再說孫幾伊在高等  
廳宣告無罪後 高檢廳長不敢以為然 又在大理院上告 大理院那  
敢得罪朱深 就宣布仍照地方廳原判執行 朱深的面子 亦就算轉  
過來了 後來學生的風潮起來 朱深憤恨異常 叫各地的警察 任  
意的毆打 隨意拘禁 所以才鬧出北京學生被拘 天津的學生被拘  
天津的各界代表被拘 本打算把這些人 全置之死地 直到吳佩  
孚與師討逆 安福的人 全敗走了 這些學生與代表 才得着更生



出獄 要知後事如何 再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假參戰名老段借款 立邊防處小徐奪功

却說自歐洲戰事發生以來 我國不敢得罪各方面 所以嚴守中立 後來安福部的人 因爲同日本有許多鬼鬼崇崇的事 不能明目張膽的作 恐怕受外邊人的打擊 這才想借題發揮的法子 安福部主要的人 秘密的商議了幾次 梁鴻志又想出一個法子來 說現在歐洲協約國 勢力一天厚似一天 各國又竭力的勸我們加入 我們何不主張主張 對德國宣戰 若是有了戰事 我們同日本秘密的事 就全可以實行 總算有了題目了 小徐說好 果然是個妙策 可得容我幾天的工夫 商議商議 到了晚上 小徐就找了老段去 說明了這其中的意思 老段一聽 亦很贊成 轉天老段就鼓吹對德官戰的事 鼓吹幾天 就成了功了 於是在民國六年十一月 就立個參戰軍務處 段祺瑞就爲這個機關的督辦 這時候該處沒有兵 沒有械

並且亦沒有餉 不過只有這個機關的名目就是了 可是既然有了名目 同日本商議的那些秘密的計畫 就可以着手實行 過了不多的日子 就有了軍事協定的約 又有了籌畫西北利亞出兵的事 由參陸辦公處執行職務 凡派員同日本武官齋藤中將接洽各項 主任雖是靳雲鵬 可是靳氏是受了參謀部陸軍部的委任 真正負責任的 可是老段 直到七年八月 徐樹錚因爲張作霖同他算帳 說他乾沒了軍餉 又私自招兵 取消他的奉軍副司令職權 小徐就改任爲參戰軍務處參謀長 到任以後 盡力的整頓 擴張權限 又同日本訂了很多的約 借了很多的債 如軍械借款四千萬 又有中藥匯業銀行發現 以中日合資名義 在北京開辦 資本一千萬元 名爲專辦匯兌事務 其實不然 又傳說朝鮮台灣實業三銀行 借款一千萬元 以電報作抵 又有日本西原氏 同中政府訂借二千萬 以吉林鐵路爲抵 又借二百五十萬日元 以湖南鉛鋅鑛作押 又盛傳政府又將大借日債 以烟酒稅相抵 政府雖然不認此事 可是法

國公使 信爲確實 所以向我政府抗議 說是這項稅 已竟押給法國 因爲從前向法國借了兩次款 全是拿這稅作押的 後來又有謠言 說日本又借給我政府錢 接築津浦京漢兩路 這一議 本是從前德國人創的 日本因爲得了膠州 所以要接着德人 要求這個權利 後來又宣傳政府將發紙幣八千萬元 以所借的日款作抵 以後未見實行 但是雖然沒實行 八月九日 各報宣布政府將發價值八千萬的日本金券 拿存儲日本的借款作抵 八月十日總統的命令 就把這事證實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目的是什麼 因爲政府秘密 直到今日 還是莫明其妙 當時辯說爲商家貿易 不受銀貨高低之害 銀行團對於這事 可是極端的反對 英國使館同曹汝霖往來的函件 堆積的有一尺多高 因爲曹汝霖在這時是財政總長 袒護日本最烈 自信發行金券的事 一定可以作到 直到年終 這事才作罷論 後來政府又拿着國庫證券 向日本借款三千五百萬日元 九月十七日 又傳說借日款二千萬日元 拿山東滿洲內蒙古的鐵路

作押 專作軍事上的開銷 這個借款的條約上 訂明中國軍隊 當由日本軍官訓練 別的政治上同別項的目的 亦是同日宣布的 又有幣制借款 京綏鐵路借款 簡直的一時述說不過來 可是亦有成了的 亦有沒商訂成的 人民的擔負 已是重的要命了 按着安福部與政府的心理 非把全國全賣完了不止 經手人每借一百萬元 可以得十三萬元的好處 只有官會借款 是由葉恭綽經手辦理 實收的數 較比曹陸等經手的好的多 曹汝霖覺着面子上不大好看 所以曹葉的感情 因此很壞 這亦是安福部排斥舊交通系的一個緣故 閒話休提 却說這參戰軍務處既有了錢 又有個日本的勢力作後援 聲勢就一天比一天的大了 國務會議又議決關於中日共同防敵事宜 全由這個參戰處主辦 拿這個地方爲最高統率的機關 所以這個機關在軍事上外交上 就有了特權 所有陸軍部 海軍部 參謀部 外交部 反處於被動的地位 其實小徐 並沒打算到外國去爭榮耀 不過借着這個題目 多借些外債 多練些軍隊 好給安

福部多添點兒實在的力量 所以名目上是參戰軍 實則沒到歐洲去 一個兵 頂到歐洲的戰事完了 還要居個很大的功勞 紛紛的請 獎勵勳 這不叫外國人笑話死嗎 歐戰完了以後 這個機關 還不 取消 反倒增兵 他們的用心 亦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歐戰既已完 了 參戰軍的名義 雖然老段小徐不願意取消 可是已沒有存在的 理由兒 於是小徐想了一個換湯不換藥的法子 要組織西北邊防處 爲是把持固有的兵權 並可以增加軍隊 老段亦很願意 小徐緊 跟着就擬了一個西北邊防計畫的小冊 用督辦參戰事務處的名義 咨送國務院呈請核准 彼時的安福黨 自然是說一不二 遂於民國 六年十月九日 奉指令准如所擬辦理 小徐奉到指令 趕緊就設立 西北邊防籌備處 自己就當了那個處長 又用公函通告了京內外的 各機關 小徐所以要另設西北邊防籌備處者 他那目的 前邊已說 說過 爲是把持固有的兵權 幷可以增加軍隊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爲與靳雲鵬的意見不合 所以不能不設法抵制 緣彼時靳

雲鵬已任督理參戰軍訓練事宜之職 陳文運爲參戰軍軍官教導團團長 曲同豐爲參戰軍軍士教導團團長 皆屬老靳所管 預定成立三師 名爲中國參戰軍 老靳既有這樣的兵力 小徐又焉能不預備相當的對待 於是就將他借着奉軍副司令名義時所招募的三旅奉軍 如王永泉一旅 宋子揚一旅 金邦翰一旅 向張作霖交涉 劃爲西北邊防籌備處之軍隊 歸小徐直接指揮 這就是西北邊防軍的名稱所出來 須知安福黨的軍隊 凡稱爲參戰軍的 是段派共同之名詞 凡稱邊防軍的 是小徐特定之名詞 名詞上雖有分別 可是都隸屬於督辦參戰事務處 自邊防軍成立之後 小徐又自任爲西北籌邊使 但是一件 雖邊防軍已成立 籌邊使的名義亦定啦 無奈那個時候外蒙還沒取消自治 小徐雖想要活動地盤 以便專心經營西北 又恐怕特別三區的長官 不肯受他的指揮 故此就將籌邊使署設於北京 他自己亦沒敢動身 雖屢有赴庫之說 可是先派褚其祥率兵前去 自己是始終沒動 後來聽說 陳毅已說動了活佛 外蒙已

有取消自治的意思。小徐趁此機會，就聲言拋棄國內的政治。一概不問。要專從爭於蒙古。靳雲鵬聽說他有離京的意思，亦極端贊成。並允許將來給他作個後援。於是乎小徐就入告總統，辭別老段。這才出離北京。夠奔庫倫。那知他到了庫倫以後，該處的局勢又大變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小徐沒出北京的時候，陳毅在外蒙已向活佛交涉的有了頭緒。曾擬有辦法六十三條，分呈國務院及外交部核議。那知小徐到了庫倫，他另有一個主張。跟陳毅所主張的全都相反。於是就按着自己的主張，電告政府。不料外蒙方面得着這個消息，又提出六個條件。託陳毅電達北京。經閣議討論，已不止一次。徐陳來往互爭，亦不止一次。兩方所條陳的內容，因為政府嚴守秘密，外人亦知不清楚。我們所知道的大概，就是陳毅的主張是沿襲的。小徐的主張是改革的。第一個關鍵，活佛方面極不願意政教分離。故此陳毅的條陳，對於政治之收回，不取極端的打算。先給活佛留點活氣兒。那知小徐的主張，是看重了西北籌邊。

使的職權 要自爲庫倫辦事的長官 統轄全蒙 好主持他們的交通  
教育 農商等一切的行政 就如財政吧 陳毅所主張的 仍留其  
固有的收入 加以補助 在小徐的主張 是要握財政的全權 好行  
他那邊業銀行 邊業公債的計畫 再說兵備吧 陳毅只主張擇要駐  
兵 並參以蒙古舊有的軍隊 小徐的主張是在外蒙各地多駐軍隊  
概由西北籌邊使布置 又在外蒙自治將取消未取消的時候 陳毅主  
張用外交手段 跟他們訂條件 令他們自行取消 小徐的主張是用  
武力 強迫取消 以上就是陳徐二人主張不同的地方 亦就是他們  
雙方互爭的所由來 然而陳毅久居外蒙 與王公活佛的感情很好  
所以他的主張 當然係容納蒙古人的意見 蒙古人亦很以爲當 及  
至一聽小徐的主張 很是驚慌 因爲小徐的計畫 實在與外蒙政教  
不分離的主張 顯係違背 並且還有蠻不講理的態度 於是活佛派  
代表喇嘛四人 見了靳雲鵬一次 外蒙王公代表四人 又見了靳雲  
鵬一次 都不主張政教分離 並反對邊業銀行邊業公債的計畫 簡



直說吧 就連小徐這個籌邊使 亦是絕對不承認 大有徐在蒙古 蒙古即不取消自治之勢 後來經陳毅竭力的調停 才算成功 那知小徐竟將這個大功 奪歸已有 揚揚得意的就回了北京 並設法將陳毅撤了 彼時小徐的氣燄是盛極啦 老徐此時是更不敢惹他 於是乎就命爲冊封專使 並由老徐在懷仁堂親授活佛印信 此印是印鑄局所鑄 七寸建方 高約九寸 上製有七個獅子 直像活的一般 印文是大蒙古翼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二十字 小徐接過冊文印信 退出公府 到了西北籌邊使公署 是喜悅非常 本來是陳毅的一件大功 白白的被小徐奪過來了 要知事如何 再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揖唐議和徒受辱 王郅隆賣米大發財  
却說小徐既得了冊封專使 安福部的勢力 當然又高出一層 所以他們就沒有不敢作的事了 因又想到議和總代表一席 自從朱啓鈴

辭職以後 繼任的人 始終沒能派定 後來政府因爲西南屢次的催促 又因爲抵制安福部派的掣肘起見 不得已仍打算令朱啓鈴復任 並要給他全權 教他便宜行事 爲的是不受何方的牽制 朱氏纔已認可 並打算不日來京 那知安福派一聽這個消息 是情急異常 遂就想出破壞的法子 到各處揚言 說朱等全是帝制餘孽 倘彼等再不知斂迹 現時通緝令雖經政府取消 然而司法方面 還可以起訴等語 在安福的意思 就是恐嚇朱等 令他們不敢進京 勻出這個工夫來 又一面迫令王揖唐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將議和總代表一席 取到手裏 恐怕朱氏一到北京 這個總代表被他奪去 以後就不好辦了 於是王揖唐奉了安福的命令 向總統就來了個毛遂自荐 又兼有老段暗中給他維持 居然王揖唐的總代表 就發表了 但是在發表的前一天 就是與徐世昌極接近的人 亦不知道 由此足見他們安福的手段高超 發表之後 除了安福部 各方面的人 都很詫異的了不得 那知王氏雖將總代表搶到手裏 除了北

方督軍有歡迎的電報 西南方面全都置之不理 王氏對於西南 雖然早有疏通 無奈西南方面的各要人 因爲意見甚不一致 就是從前與王氏有聯絡的 因此亦不敢公然發電歡迎了 王氏急的沒法 於是乎假造了許多歡迎他的電報 登在北京的報上 不料我們輿論界 不要臉的人亦是很多 北京有某某兩個報館 平素的論調 本是反對安福的 那知被王氏託人一收買 允爲每月給四五百元的津貼 所要求的條件 就是以後不再罵王揖唐 至於反對安福的總體 仍可聽其自便 某某兩報居然就應允了 在王氏的心理 此次竄下本抱定了解散新國會的決心 爲的是由他一手造成和平 亦顯顯他的能力 並可藉這個機會 跟南方的重要人物聯絡聯絡 對於日後正式內閣總理一席 亦可以有點兒希望 將來就是安福部消滅了 所有的重要份子 仍可得多數的重要位置 要說他們慮事不算不周密了 那知王氏由京起身後 到了上海 南方的代表 竟不肯與他開議 把王氏給蹲起來了 他那艱窘的情形 已不問可知 住在

哈同園中 亦沒人答理 終日惟有與花木禽魚相對而已 這天忽見各報上登有王揖唐一段啓事 大意說 他的隨員都是品行端正的人 絕無招搖之事等語 看報的人 都不知是怎麼回事 後來一打聽 才知道是王揖唐的隨員 有一人在自己名片上 印着「北總代表辦公處高等參議」的官銜 到各官署及南方各要人處 登門叩謁 不知何故 把一位康聖人惹急啦 又教章瘋子知道啦 於是就給王揖唐寫信 是連擲帶罵 王揖唐是低頭忍受 心裏雖是憤恨那隨員 因爲是有門子來的 情面所關 亦不敢將他怎麼樣 後來反送了他二百塊錢的路費 打發他回來 第二天就在各報登了這段啓事 又因王揖唐到了上海以後 凡是在野各要人 他全去拜謁 獨對於谷某 孫某 張某諸人 因爲他們是政學會重要份子 本是安福派的敵人 故此沒去拜訪 不料谷某大怒 這個消息傳到王揖唐的耳朵裏 王氏直犯啾咕 恐怕一得罪人 這個總代表更幹不成啦 於是就去拜訪谷某 那知谷某給他個不見 又白白的教人要笑一回

後來谷某打聽着王揖唐並沒在寓所，這才去回拜，丟下一個片子完事。由此足見王氏在上海所受的委屈，實在不少。按王揖唐自奪得議和總代表，本想南下之後，馬到成功，沒想到在暗中抽後腿的人，是很多很多。北方將領之中，通電反對的，雖僅有吳佩孚一人，已足寒安福之膽。皆因吳氏的電報，都是突如其來，並且左一次右一次的沒結沒完。安福部雖然恨的他不得了，既不知主動的是誰，可亦沒有法子攔阻。因此把個王揖唐蹲在上海，進亦進不得，退亦退不得。遂百般設法運動南方各要人，費了一年多的工夫，好容易有了頭緒，還沒等開議啦，忽然義師憤起，竟將安福推倒。王揖唐由上海就逃之乎也。這本是後話，暫且不表。單說安福部十八羅漢之中，有一人姓王，名郵隆，號叫祝三，直隸天津縣人。從前本是一個跑糧食合兒的，因為他小時念過幾年書，亦會寫幾個字。後來在段祺瑞一個門房人的家裏，兼着教書。段宅門房的春聯，是由王郵隆所撰書的。有一天被段祺瑞看見，就問門房的人是誰寫的。門

房的人答道：是我家裏一個教書先生。於是老段就教他引來一見。談了會子，很蒙老段的賞識，所以就給他一個書記的名目。王鄧隆自從得此奇遇，藉着這個機會，他就招搖起來。既是跑合兒的底子，當然能說會道。又赶上這種勢力眼的年頭兒，他信口一吹，居然就有人相信。於是他的朋友越交越廣，凡是比他身分高的人，他還是更會巴結聯絡。亦是他的賊星發旺，有一天，他到大興里天寶班去打茶圍，可巧倪嗣冲亦同幾個朋友在那裏茶叙，忽然老倪要想打牌，無奈三缺一，短一把手兒，掌班的就將王鄧隆介紹過去。王鄧隆一聽，是跟倪嗣冲一塊打牌，更得巴結啦，心裏非常之樂。於是就同着掌班的過去，引見了引見，亦沒問是多們大的，坐下就打。一直打了多半夜，可巧倪嗣冲就輸給王鄧隆三萬多塊錢。倪嗣冲立刻就要給他寫支票。王鄧隆趕緊站起來說道：你何必這麼真作，難道從此就不坐下啦嗎？再說以後求你的時候還很多啦。這點兒小意思，就算我孝敬了，亦是應該的。老倪雖然又讓了一回，王鄧隆是說

甚麼亦不要。那知老倪從此就將他看重了。於是就將他約到安武軍充當秘書。後來又教他兼辦後路糧台。簡直的就成了倪嗣沖一個心腹。老倪既是安福的健將，老倪的心腹當然亦要接近安福部。所以王郅隆在安福部，才能列入十八羅漢之內。自從王揖唐任充議和總代表，離京之後，安福部既少了一個與小徐接近辦事的健將，王郅隆趁此機會，亦要想着出出風頭。自己一想，我既打算出風頭，就得先想法子給部裏弄錢。好顯顯我的能力。不然竟要嘴，恐怕亦沒有人信任。想到此處，自己就尋思弄錢的方法。左思右想，亦沒有甚麼高妙的主意。本來一個買賣人，忽然要混入政界，那不是自找受罪嗎？好容易費盡心力，才想了一個主意。還沒離了自己從前的本業。就是糧行。因王郅隆自從跑糧食合兒的時候，就知道南方的大米比北方賤。無奈就是各處的米禁太嚴，不易出境。如今要是借着參戰軍的名義，購運軍米，那不是易如反掌嗎？主意拿定，就去找小徐。上了這個條陳，小徐一聽，問他是怎麼的辦法。王郅隆說道：

如今日本國的米荒鬧的很利害 咱們中國南方的大米很賤 若是由南方運來 賣給日本 每包至少可得兩三塊錢的利 這要是賣給他們幾百萬包 得利就是一千多萬 豈不是一件好生意嗎 小徐聽罷 點了點頭 笑着說道 這個計畫不錯 我就跟他們接洽 將來你就經理這件事吧 王郵隆聽罷 心裏是非常的歡喜 想道 既容納我的條陳 並且還教我經理 這個又能升官又能發財的好機會 真是難得的很哪 不表王郵隆暗自歡喜 單說小徐得着這個運米的計畫 就向老段商議了一回 老段亦并不反對 於是小徐就跟某洋行協商 至蘇皖一帶 購米四百萬包 每包可提取兩塊多錢的利息 合計起來 總在一千萬元上下 商定以後 王郵隆就經營起來 雖然南方的米禁森嚴 他是百般變換的方法 每月要採辦二三十萬包 不但安福部很得利益 王郵隆藉此亦大發其財 至於各處的米珠薪桂 民食維艱 皆是由王郵隆私運大米所致 只願他們得利發財 可就不管我們人民受罪了



安福演義

七十四

第九回

曹仲珊電劾徐樹錚 張作霖規勸段祺瑞

却說安福部自成立以來 天天所經營的 就是攬權奪勢 爲的是貫澈與南方交戰的主張 安福部既不安好心 南方當然亦不懷好意 於是譚延闓就單獨行動 佔據了長沙岳州 張敬堯告急的電報 如同雪片一般 向北京打來 老段一聞此信 是十分的忿怒 遂一面派吳光新去接張敬堯的督軍 一面入見老徐 請下討伐南軍的命令 老徐恐怕一下討伐令 與南北的和局有碍 遂說道 我看此次南軍佔據長岳 一定是譚延闓單獨行動 未必出於軍政府的本意 聽說譚延闓宣言已飭前敵停進 我若是再下命令討伐 這大局不是更不可收拾啦嗎 老段說 甚麼話 敵人已猖獗到這樣地步 豈可不討 主座雖不肯下令 但是長岳不能不復 這是國家體面攸關 依我的意思 必須先用兵取了長岳 然後方可言和 老徐說 談何容易 前者用兵 耗費了許多的錢糧 國庫業已空虛 如今焉能再輕

易用兵 老弟還請緩日再議吧 老段說 我曉得主座 總是要做好人 說罷 忿忿而出 回到府中 立刻就召集安福部的黨員商議 要調邊防軍去援湘 曾毓雋說道 這可使不得 吳佩孚的兵 都駐紮河南境內 佔住了京漢路線 保定的曹錕 又聯合八省 恐怕不久亦要發生甚麼舉動 並且前次解交張敬堯的軍火 俱被吳佩孚給扣留 這不是明明的與南方聯絡 跟我皖派作對嗎 督辦不可不防 老段說 曹吳這兩個匹夫 居然敢和我作對 我必要設法對待他們 小徐說道 他們既然如此 我們亦當有個預備 好在我們的邊防軍 都是經日人訓練出來的 可謂兵強將勇 軍械充足 就是橫行天下必大概亦沒有敵手 又何必懼怕曹吳二人 段芝貴亦說道 此話誠然 邊防軍有曲同豐 陳文運二人統帶 又有十五師 十二師 亦可以指揮 再加上西北軍的兩師 合計起來 總有十萬兵力 保定方面不過幾萬人 並且軍械又都是舊式的 吳佩孚雖然善戰 我跟徐司令亦足可以敵得過他 就是他們八省同盟 好在我們山

裏有一匹馬 小站有一條龍 足可以截斷他們的來路 我看這件事是很有把握的 曾毓雋又說道 不錯不錯 我方才對於援湘所不贊成者 亦是這個意思 既打算跟西南交戰 非得先把曹吳征服了不可 不然他們一定跟着搗亂 倘與曹吳交戰 我黨可操必勝之券 就以財政而論 交通財政兩部 皆在我黨手裏 這已是已佔優勢 何況還有日人助力 可以單獨借款呢 所以我說此次之爭 非戰不可 老段說 你們的見解 本來不錯 但是一經決裂 我們北洋派那不就失了和氣啦嗎 小徐大聲說道 事到如今 還管甚麼北洋派呀 左右外面的輿論 都說我們不對 我們若是再不主戰 不以武力壓服了他們 恐怕將來就沒有我們立足之地啦 老段聽罷 尋思了一會兒 說道 既然如此 就任憑你們吧 衆人這才鞠躬退出 遵照督辦的命令 知照曲同豐陳文運等 將邊防軍日日訓練 置辦軍械 擴張兵額 大有秣馬厲兵之象 專預備與曹吳開戰 那知這個消息 已被保定方面探聽了去 曹錕立刻亦召集部下各軍官 到保定

會議 曹錕在議場上說道 老段這樣的可惡 全是小徐一個人的毛病 我們不如先上一個電 立請政府罷斥小徐 看看他們有甚麼舉動 然後我們再定方針 大家亦全贊成此議 於是曹錕就一面召見將軍回直 簡閱兵馬 一面給政府去了一個電報 寫的是「大總統鈞鑒 安福奸黨 倒行逆施 天人共憤 迭請中央申明法紀 迄未奉准 今聞彼黨益無忌憚 竟欲弄兵神京 貫澈亡國主義 是皆徐樹錚之罪也 三軍將士 義憤填膺 甚有直向神京殲此醜類之勢 幸請大總統剛斷 先行罷免徐樹錚之職 爲入手辦法 以平衆怒 否則錕實無法排解 惟有不負准擊之責 靜聽罷黜而已 伏乞訓示 鈞印」 這個電報一上 安福部還有個不知道嗎 因此兩方的感情已惡到極點 參謀總長張懷芝 主張給他們調和 遂請徐總統電召奉直蘇三位督軍 來京調解 老徐亦因爲兩派交惡 終非了局 遂就連發三電 那知江蘇李督軍 直隸曹督軍 全都託故不來 惟有奉督張作霖 要給他們兩派調和 遂就應召而至 張作霖到京之

後 因爲曹錕不肯進京 自己又親赴保定 曹錕親自迎接進署 繼  
在保定又重開八省會議 此時除了江蘇 湖北 江西 河南各省代  
表外 又添了綏遠的蔡成勳 察哈爾的王廷植 奉調回直的吳佩孚  
當時就推定曹張二公坐了首席 大家依次坐下 吳將軍就提出六  
個條件 請大家商議 所提的條件是 (一)解散安福部 (二)撤換  
三總長 (三)靳雲鵬復職 (四)撤換議和代表 (五)徐樹錚免職  
(六)邊防軍歸陸軍部管理 曹張二人因爲這六個條被太酷 尙須酌  
量刪改 張作霖就說道 第一條解散安福部 時機未至 恐怕不易  
辦到 最好咱們先提出三五六這三條 由和平入戰辦理 吳將軍說  
我們若不辦則已 要辦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 若不解散安福部  
一任鷹犬當道 國就快亡啦 張作霖說 凡事先禮而後兵 要按關  
下這個說法辦理 是非用兵不可 但是戰局一開 難免生靈塗炭  
並且要惹起外交來 亦很是麻煩 還是等我去勸合肥 先將小徐罷  
斥了 就算得過且過 然後咱們再議善後的計畫 曹錕說 既然兩

帥的意見如此 銀當遵命 吳將軍一聽曹錕業已應允 遂說道 既然帥座應允 佩孚當靜候佳音 當時就將六條件交給張帥 諸代表會議已畢 各自退出 當天張作霖就乘車進京 先謁段祺瑞 老段因爲他參預保定會議 心裏有些不悅 便正色問道 雨亭此來必有高見 願聽指教 張作霖道 直皖本屬同袍 以和爲貴 督辦爲當今的第一人 奇功偉業 建在民國 自中日軍事協約密訂後 安福部的倒行逆施 早已傳遍了世界 作霖素感督辦的知遇 故此才敢據埋直言 老段說 安福部本是爲監督政府而設的 中日軍事密約是對於俄亂而定的 管他輿論不輿論 我自有權衡 雨亭有甚麼話 就請實說吧 張作霖道 直皖形勢日惡 全由於徐樹錚一個人的過處 願督辦早將徐樹錚罷斥 以平衆怒 北洋的團體 自然是如前的堅固 亦沒有直皖之分了 老段說 徐樹錚收撫蒙古 有功無罪 如今若是無故將他罷斥 恐怕皖派諸將不服 張作霖說道 督辦不可因爲護庇一人 誤了大事 遂又將保定會議的六條件 給老

段看了，並說：「在保定所議決，已沒有商量的餘地。經作霖再三勸導，才得就緒。算是免去了三條。如今不過僅去一個徐樹錚。風潮即可平息。作霖實是爲督辦利害計。甚願督辦避重就輕。老段聽罷，說道：「雨亭所見甚是。我當設法照辦。談罷，張作霖就在段府吃過晚飯，回了行轅。因爲老段已允許罷黜小徐，以爲調停有效。心裏是非常的喜悅。到了次日早晨，又去公府謁見徐總統。行禮已畢。老徐慰勞一番，然後賜坐。說道：「雨亭應召而來，足見是關心大局。公忠體國，督軍之中，如雨亭者，能有幾人。張作霖道：「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既奉大總統電召，焉敢不來。老徐又問道：「曾見段督辦了沒有？」張作霖說：「已經見過。霖已陳說利害。督辦已允許罷免徐樹錚了。老徐說：「他平日沒有小徐，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如今居然答應，恐怕不是出於本心吧。張作霖道：「議決的是六條。霖在督辦面前，已按條宣布，就爲罷斥小徐一條。在那六條之中，算是最輕的一條。他要是再不應允，未免衆怒難犯。到那時，霖可就不

能再作調人了。大總統請放寬心。小徐的辭呈，不久就送到了。老徐便將保定會議的六條，要過來看了一遍，說道：「爲此若是將小徐罷斥了，督辦還算知機。」張作霖道：「候小徐辭職後，作霖即行回奉說罷。」遂辭了總統出府，乘汽車回丁行轅。忽然想起張勳，乘便去拜訪。二人見面，寒暄已畢，又談了會子復辟失敗後的情形。張勳就問道：「親家此來，還有喜色。」大概直皖的暗潮，總是調停有效吧。張作霖道：「此次直皖相爭，勢同水火，若不是我來調停，大概京津間早有了戰事啦。」張勳笑道：「如此看來，親家調停必有了把握。但不知老段是怎麼樣的說法。」張作霖道：「他已應允叫小徐辭職。」張勳說：「原來他已應允叫小徐辭職啦。」親家可要知道，歪鼻子說話，可是口是心非呀。就爲前番我們在徐州會議，他不是已派小徐列席啦嗎？後來復辟的時候，他先頭一個兒反對，竟致鬧的我身敗名裂。如今安福部邊防軍，都聽小徐的指揮。西北軍籌邊使，都是推廣皖派的權力。如今只憑親家一句話，居然就叫他辭職。我看沒有



這麼容易的事 張作霖說 他已當面應允 豈能失信 他倘若失信 我便助直攻皖 管保教老段成爲碎屍萬段 張勳說 好好 大丈夫當除暴安良 他倘若變了卦 千萬不可饒他 說罷哈哈大笑 當下張作霖辭別了張勳 回到行轅 到了第二天 政府果然下了命令 將徐樹錚的籌邊使開去 改任爲遠威將軍 並將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裁撤 其所轄的軍隊 統歸陸軍部接收辦理 這道命令一下 張作霖很是歡喜 心說老段總算對我不含糊 果然並沒失信 既然如此 我當預備回奉的手續了 不表張作霖預備回奉 單說安福部的那一羣妖魔鬼 一見政府下了命令 開去小徐的籌邊使 自知各人的他盤飯盃 都不能長久了 因此一同去找小徐 說道 你本是有功民國的人 無緣無故的就被他們開去差使 削去兵權 竟致連我們都有投鼠忌器 兔死狐悲之意 將來直派是得寸進尺 我們還都活的了嗎 小徐說 這都是那老不死的 應許了張鬍子 所以才弄到如此光景 實在令人可氣 曾毓雋道 老錚 真格的你就罷了不

成嗎 小徐道 你諸位有甚麼高見呢 丁士源說 據我看 事到如今  
業已勢成騎虎 我們亦不能不幹一氣啦 方才得着報告 說是吳  
佩孚的軍隊 已向長辛店開發 直軍在津保一帶 業已星羅棋布  
我恐老鐔就是去了職 亦不能算了結 小徐道 但是老不死的既然  
答應他了 那可有甚麼法子呢 梁鴻志插嘴道 請諸位且不必計議  
我有一個意見 凡是我們同志 今晚一同去見督辦 先請督辦決  
計與直派宣戰 然後再請日軍援助 大概我們不至於失敗 小徐說  
道 此計甚好 不知諸位意見怎麼樣 此時段芝貴站起來說道 我  
等誓與曹吳爭個上下 小徐說 如此甚好 我們就照此行事 說罷大  
家一同吃過晚飯 一同去見老段 段芝貴就說道 徐司令無端去職  
衆將士忿不能平 並有人人自危之意 況且直軍已積極備戰 難  
道說我們就坐以待斃嗎 督辦此次實受了張鬍子的愚弄了 老段聽  
罷 立刻大怒 說 張作霖欺我太甚 我要問他一問 當時就派人  
把張作霖請來 老段怒容滿的說道 你調停得好事 原來你是替曹

氏作說客來啦。吳佩孚的軍隊已到了長辛店。各路直軍亦都積極備戰。我曉得你參預保定會議。特來探我的動靜。我待你不薄。如今反被你所賣。你的良心何在。從今以後。你休來見我。說罷一轉身入屋內。把個張作霖氣得。腦筋蹶起多高。怒道。歪鼻賊果然反復無常。你等着我的吧。說罷出了段宅。連夜出京。與曹錕聯合。要掃滅國賊。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奉直軍推倒安福部 日使館收容賣國賊

却說老段將張作霖氣走之後。向衆人說道。我今天未免太急。沒容他說出一句話來。就將他氣走。他既憤怒而去。將來必有報復之心。小徐說。不要緊。我派出人去將他刺殺了。甚麼事亦沒有啦。衆人一齊說道。這個剪草除根的辦法很好。老段此時亦沒有一定的主張。只好聽他們大家任意而行。小徐立刻就密派了幾名刺客。囑咐他們無論如何。必要把張作霖謀殺了。那知小徐分派刺客的時候。正是

張作霖預備出京的時候 及至刺客到了車站 張作霖業已上了火車 雖想動手 無奈衛隊林立 就是不能近前 不大工夫 只聽鳴的一聲 眼看着火車開走了 刺客無法 只得回去報命 小徐將他申斥了一番 遂向大家說道 張勳子既然出京 我們只好趕緊預備作戰 大家都說不錯 於是就商議出兵的計畫 決定的是派出五師 由同豐爲邊防第一師 劉詢統帶的第十五師爲第二師 陳文運爲邊防第三師 李進才統帶的十三師爲第四師 魏宗瀚統帶的第九師爲第五師 分撥已定 這就命交通部立飭京漢路局 速備專車輸運 一面又會同全體閣員 要求徐總統懲辦曹錕吳佩孚 不料這位總統亦真聽說 不論那一方面 是有求必應 所以又下了一道命令 將吳佩孚免職處分 曹錕是褫職留任 曹吳一見這道命令 自然亦要積極備戰 所有出兵的計畫 張作霖出京後 業已商議妥當 吳佩孚爲西路總司令 司令部設立高碑店 曹錕自率大軍爲後路 曹錕爲東路總司令 司令部設在楊村 奉軍二十七八兩師爲後路 正在這

個時候 忽接到一個老段聲討曹吳的檄文 只見上面寫道

上將軍段爲檄告事 查曹錕吳佩孚曹錕等 目無政府 兵脅元首 圍困京畿 別有陰謀 本上將軍業已呈請大總統 請令拿辦 在政府法外施仁 予以優容 該曹吳等應如何悔罪 自贖前愆 不惟置若罔聞 且更分軍隊派兵北進 不遺餘力 京漢一路已過涿州 京奉一路已過楊村 進窺張莊 更於兩路之間 作擣虛之計 猛越固安 乘夜渡河 是其直犯京師 震驚畿甸 已難姑容 而私勾張勳出京 重謀復辟 悖逆尤不可赦 京師爲國家根本重地 使館林立 外商僑民畢集 稍有驚動 輒及外交 危害國本 何可勝言 本上將軍束髮從戎 與國家同其休戚 爲國家統兵大員 義難坐視 今呈明大總統 先儘京畿各師旅 編爲定國軍 由祺瑞躬親統帶 護衛京師 分路進剿 以安政府而保邦交 鋤奸凶而定國是 殲魁釋從 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錕三人 其餘概不株連 其中素爲祺瑞舊部者 自

拔來歸 即行錄用 其有全斬曹錕等獻 軍前者 立予重賞  
各地將帥愛國家 重大義 遭此急難 必有屢及劍興起不遑者  
祺瑞願從其後 檄到如律令

保定方面接到這個檄文 前敵吳將軍等 亦撰了一個討逆文 通告  
天下道

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 罪莫大於賣國 醜莫重於媚外 秦檜張  
邦昌等 皆爲後人所不齒 段祺瑞再秉國政 認仇作父 始則  
盜賣國權 大借某借 以殘同胞 繼則假託參戰 廣練其事  
以資敵國 終則引寇入門 用異國之錢 運異國之械 膏吾民之  
血 絕炎黃之裔 實敵國之忠臣 民國之漢奸也 大逆不赦 中  
外所共憤 斯而可忍 人心盡死 佩孚等略通書史 嘗聞大義  
治軍振旅 以身許國 誓不與石敬瑭吳三桂 徒 共戴一天  
賊生則我死 我死則賊生 甯飲彈而瞑目 不爲外奴而後亡  
往者嘗以段祺瑞爲軍閥老輩 矚念私交 不忍遽伸大義 故諱

懲從犯徐樹錚等 以私曲護 此佩孚等之私意 當亦爲國人所  
共諒 乃其恬不知悔 尤復倒行逆施 甘心舉民國以送異族  
躬及操莽 既一逐黃陂 再驅河間 今復脅迫元首 失其自由  
僞造亂命 暴戾陰狠 爲亘古所未聞 篡上竄國 尤中外所罕  
觀 夫共和主權在民 今總統已失其自由 一切亂命 皆逆黨  
僞造 佩孚等以身許國 豈可就賣國賊之矯命 事變至此 爲國  
家計 惟有忍涕揮戈 以與賣國賊相周旋 謹披胆瀝血上陳  
爲我四萬萬父老昆季所共鑒 佩孚等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 刀  
鋸斧鉞 誓不迴避 南北本系一家 直皖豈容二致 今日之戰  
爲中國民族而戰 其幸不辱命 則佩孚等解甲歸田 勉告無罪  
於同胞 其戰而死 則爲民族捐軀 死亦有榮無憾 諸公或握  
軍符 或主清議 奮發討賊 當有同情 伏望全國士民一致聲  
討 凡我袍澤同仇敵愾 一致進行 若能前途倒戈 亦當脅從  
罔治 爲國討賊 時不可失 謹此露布 咸使聞知 討賊軍前

敵總司令吳佩孚率直軍全體叩叩

吳將軍遣段布告一宣布出來 真是理直氣壯 大快人心 此時段芝貴已到了高碑店 開戰一次 鬧個大敗而回 安福部一得這個消息 立刻就嚇破了膽頭 遂就央求曹汝霖 陸宗輿 章宗祥等 入見總統 請為兩方說和 並下停戰命令 老徐是百說百應 遂就派了張懷芝 姜桂題等 赴津保兩處 向曹吳等疏解 張懷芝等奉命之後 就來到天津 遂又乘汽車到了保定 見了曹錕 就極力的疏通 曹錕說道 要教我罷兵 除非將老段小徐的兩個腦袋 號令都城 然後我就同吳佩孚自縛至京 伏闕請罪 張懷芝說 勝敗未分 究不知鹿死誰手 我看還是息爭為是 曹錕說 我若敗了 我與吳佩孚的兩個腦袋 自割下來 穩穩的送到北京 好讓老段小徐二人 看着快活 咱們既是老朋友 我勸你別管這種閑事 連奉天的張巡閱使 亦因為此事上了老段的當啦 難道弟兄還不知道嗎 那知曹錕無論怎麼說 張懷芝等是再三的要求 曹錕不得已 這才答應令

安福演義

八十九



前軍暫行停戰三日 那定國軍方面 亦由張懷芝等發電通知 那知不到三天 安福部果然反復無常 下了動員令 徐樹錚親赴前敵 定國軍是兩路大進 曹錕就向張懷芝等笑道 你看如何 這是老段的緩兵計 請你們回京吧 張懷芝等只得告別 進京回覆總統去了 這日不表 單說老段因爲小段打了一個敗仗 就請總統派了張懷芝等去說和 那知小徐等就利用這個機會 作了緩兵計 張等在保定說和的工夫 小徐就將兩路軍隊開往前敵 第一隊曲同豐 第二隊劉詢 第三隊陳文運 已開往涿州一帶 小徐爲總司令 與直軍西路總指揮吳佩孚對峙 第四隊李進才 第五隊魏宗瀚 已開至張莊一帶 段芝貴爲總司令 與直軍東路總指揮曹錕對峙 在安福部的計畫 是西路要攻打保定 東路要奪取天津 話分兩頭 直軍方面既見段軍直往前進 焉能教他任意而行 於是兩方在琉璃河就攻打起來 雙方戰鬥有兩點鐘的工夫 直軍的大隊忽然往後退走 段軍一看直軍退下去啦 跟着就往前進 不料直軍的左右兩翼 忽由

別路兜抄過來。直軍的大隊這才往前攻。段軍鬧了個前後左右四面受敵。於是大敗而回。到了琉璃河大本營。一查點兵士。除了陣亡受傷的以外。還潰散了無數。只得向總司令處報告兵敗的情形。小徐一聽。是大驚失色。彼時某國的板西軍師。亦在營中參預軍務。知道西路已敗。便勸小徐先襲擊直軍高碑店的老營。然後將攻擊琉璃河的直軍包圍。再令第一師出發。就可一戰成功了。小徐聽罷。心說板西軍師的計畫。一定不能錯的。遂就派了旅長范尚品程西驛。帶領第二營抄過涿州。竟攻高碑店的大營。吳將軍得了報告。親自率隊截住。把段軍沖作兩截。潰軍又趁勢一攻。段軍已支持不住。又兼范旅長中彈陣亡。軍隊四散奔逃。程西驛已約束不住。只得向涿州方面退去。幸得曲同豐接應。合在一處。小徐一看軍士都不肯出力。十分震怒。立時發出手諭。說：前敵諸將軍士。如有臨陣退後者。格殺勿論。此令一下。將士心裏多不滿意。小徐遂又催曲同豐劉詢出戰。曲同豐等無奈。只得督隊挑戰。就在涿州迤北。

與直軍前隊閻相文 王用中等 雙方對峙 正在這個時候 忽然  
後路潰亂起來 原來是十五師旅長齊寶善等不戰而退 師長劉詢亦  
不知何往 只這一個消息 前敵的軍心大亂 亦無心戀戰啦 紛紛  
的潰散 吳佩孚將軍 趁勢攻擊 把曲同豐包圍起來 曲同豐的歸  
路既斷 不得已乃掛起白旗投降 吳將軍遂令他們繳了軍械 並將  
曲同豐解往保定 請曹經略使去發落 同時十五師的旅長齊寶善等  
亦率領軍隊投降直軍 吳將軍大喜 不料陳文運又率衆來犯右翼  
吳將軍當即派兩隊接戰 又打了個落花流水 段軍就全退到團河  
去了 話分兩頭 再表東路的戰事 且說賣國賊段芝貴 自任了東  
路總司令 就傳下令來 先攻楊村 然後進取天津 段軍將官魏宗  
瀚 李進才 宋子揚等 共帶一萬五千人 分兵三路 由張莊 蔡  
村 皇后店 進攻楊村 直軍東路總指揮曹鏞 趕緊下令攻擊 一  
霎時槍砲齊鳴 烽火連天 段軍是一面打着 一面往後退 直軍方  
面是異常奮勇 截截進攻 不料段軍之後退 乃是一計 直軍正在

往前追趕 段軍忽由兩翼包圍過來 直軍三面受敵 不得不退 遂將大本營退到北倉 兵士傷亡了不少 此時奉軍已有兩師進關 連夜的趕到前線 曹錕一見大喜 當即合隊進攻 段芝貴見奉軍已到 十分惶恐 又聽說西路的戰事 亦是屢次失利 因此既不敢戰 又不敢退 只好以守作攻 聽聽西路的消息 正在這個時候 老段就傳下了密令 說是西路的定國軍已退到團河 東路不可前進 以防直軍抄了後路 應作歸計等語 段芝貴接到此令 當時就傳下密令 前線上的帳棚一概不動 候至夜間全軍暗暗的後退 不可走漏了消息 此令一下 一夜的工夫 全軍都暗暗的退了下去 前線上只剩了空營 爲的是虛張聲勢 以防追兵 段芝貴的軍隊 剛退下去 果然西路的直軍 由長辛店蘆溝橋一帶 兜抄過來 可惜到的稍晚 賊軍業已潛逃 此時東路的直奉兩軍 亦知道賊軍已退走 這才往北開發 東西兩路的直軍 就在豐台合兵一處 安福部至此已算瓦解冰消了 惟還有一個不知死的馬良 甘心要作賣國賊 安福大本營業已倒塌 這個害羣之馬 在山東還要背城一戰 打算趕

跑了商德全 攻取德州 兩方正在交戰之際 奉軍第二十七師業已  
開到 一仗就把個馬良給趕跑了 自此已無戰事 且說安福部的一  
般罪魁禍首 見各路兵敗 皆逃入城內 一個一個的如喪家之犬一  
般 真是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徐樹錚 段芝貴  
曾毓雋 李思浩 丁士源 王郅隆 姚國楨 朱深 姚震等九人  
這九個人湊在一處 是你看我 我看你 都不知怎樣是好 還是  
小徐有些主意 向衆說道 列位不要驚慌 咱們自有避禍的所在  
只要咱們款項充足 我准保穩如泰山 曾毓雋說 我早有預備 已  
在交通部攬了一百多萬存着啦 李思浩說 我在財政部亦弄了三百  
多萬 丁士源說 我在京綏路局亦攬了七八百萬 湊到一處還不夠  
嗎 小徐說 這就行啦 諸位都跟我走吧 於是這才都奔入日本使  
館 及至政府下令嚴拿的時候 日公使已聲明保護了 可恨這些禍  
國殃民的賊徒 政府連一個亦沒辦他們 如今反令小徐漏網脫逃  
由此看來 這本安福演義 將來恐怕還得接演

